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 奥伊肯卷 ·

【德】R. 奥伊肯◎著 张蕾◎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点击更多电子书：<http://blog.sina.com.cn/u/2795655760> 关注微信免费领500电子书集，微信：linkeshuguan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奥伊肯卷·

【德】R. 奥伊肯◎著 张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 （德）奥伊肯

（Eucken, R.）著；张蕾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3-0995-0

I. ①人... II. ①伊...②张... III. ①
哲学理论—德国—现代 IV. ①B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276170号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德）R. 奥伊肯 著 张蕾 译

责任编辑：董令生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
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
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8.75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95-0
定 价：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前言](#)

[引言](#)

[当今问题的状况](#)

[以前的答案](#)

[现代的文化](#)

[回顾与展望](#)

尝试重建

前言

在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样的命题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清醒地了解眼下我们正在遭遇的各种精神问题，并努力让每个人参与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的这项哲学构想和方案，虽然有一些规定和限制，但即使是在这些规定和限制范围内，对个体而言仍具有很好的启蒙意义。随着论述的逐步展开，你就会发现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批判为主的第一部分在一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过于冗长，我们的目的是充分表达论点，有了坚实而正确的论点才能让人信服，到达目标

也才更有把握，更有利于展开我们后面的论述；只有拥有一个被证明了的论点，才会使我们重建人生与复兴文化的任务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目标，第一部分那些以批判为主的论点是不可或缺的，它不是整个任务的附加，而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鲁道夫·奥伊肯

1907年12月于耶拿

引言

人类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和价值呢？我们不抱有幻想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今天我们不能摆出一副拥有真理的样子，而是要在逐步展示中显现真理。目前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仍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努力，我们这个时代对解决这样的问题毫无信心可言，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更详尽阐述。这样做只是要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信心，而不是要推论论证。我们很容易受到各种事物的影响，如此便被无尽无休的问题困扰，在这种混乱思绪里，很难统一一种目的。况

且，生活并不是一种空闲时玩的简单的游戏，它需要我们的艰辛和劳动、放弃和牺牲。这种艰辛和劳动真的值得吗？整体的部分是否可以补偿局部的风险和损失？它是否可以证明我的生活值得进行下去？这不仅是一个纯粹的需要兴趣辩论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崇高的信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热情和欢乐，我们是不可能使我们的人生得到巨大的成功的。

当然，这个问题在一些时期可能呈现蛰伏的状态。传统观念和社会体制给我们设立了某种指导方向，给予我们的目标不容我们去质疑。而一旦我们对整个传统和社会体制设定的目标产生质疑，这种支撑结构便如经历烈火一般被损坏。我们对这个问题质疑得越多，问题就越发复杂化。当我们试图去破解这个问题时，尽管我们

被生活混乱表象所迷惑，但就问题而言仍具有一些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我们因此宣称对生活信心十足，又似乎显得为时过早。这种过于自信的行为会使我们麻痹，进而侵蚀我们的年龄和生命力。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和事实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发展，但实际上我们过得并不幸福。普遍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倒是让我们觉得人在宇宙中越来越微不足道。较为详尽的研究发现，人们一直在为统一生活的目标而努力着，虽然所实行的方式相差很大，甚至完全对立，选择的制度和理念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却要求人们去遵守和拥护它。而这些不同制度和理念所选择的方式又无法令人信服，所以理念和标准不同使当今的冲突成为常态。在一些人看来，

这种标准是善，而另一些人看来就是恶；第二个人激情四溢的信念，却是第一个人认为要谴责的。所以，局部的探索和思考的结果，让我们陷入一种可悲的局面。这种无法统一成整体的方式，让我们对所追求的理想和所前进的方向越发无法把握。现实逼迫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黑暗的怀疑和否定，能否让我们从中找到某种意义和价值，冲突的结果能否让我们最终信服于某种伟大的具有建设性的理念呢？

除非将生活看做一个整体对待，否则我们无法去思考 and 解决这个问题；对生活价值的判断只能从一个整体去看。但是我们怎样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它呢？是的，我们必须进行尝试，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每个有理性人所渴望的。不能听任于时间的流逝，而要追求一种可以包含整

体生活的目标。但是，这种需求无论多么强烈，激情有多么澎湃，如果不超越人类自身局限性就无法去实现它。因为人类是生活在宇宙中的，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只有弄清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并依据此来调节自身的活动，可能避免因违逆宇宙的规律和自身的本性给自己带来不幸福。那么，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对真理的追求两者可以调和吗？这种梦想无疑是那些试图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人所具有的，至于这种梦想能不能转变为现实，是另外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断地逼迫人们去正视它，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或发现，它是这个时代最深层的意识造成的：是人类现阶段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产物。它必然是个哲学命题，人类

必须承认这一点，那些无视哲学的人除外。

我们自然要从批判这个时代中开始寻找我们的答案，虽然混乱的生活表象令我们的寻找变得困难，但是它无疑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不然它被人们如此详尽阐述和如此广泛的认同，是很难想象的。毫无疑问，它以某种方式承载了人类经验，让我们对解决它的现状开阔了视野。也许正是因为它不尽人意的表现，才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一个关键点上，同时也标示出了我们必须遵循的道路。

当今问题的状况

不可否认，无论生活是否有意义和价值，对于当今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无法确定和认可的事实。这不仅是因为环境的各种差异造成的，更主要的是人们把整体生活绝对性地一分为二。过去旧的传统观念和当今新的理念都要求人们去忠诚它，而这两种观念根本就是互相矛盾和互相冲突的，从而让人们的生活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所以，截然对立的两种观念总是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上充分体现出来。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作为传统观念的代表，将精神视为感悟世界的根本，认

为感官生活只是从属于精神世界，对于独立价值学说公然蔑视和抨击。而与旧观念相反的新思想，试图告诉人们价值的独立是不依赖另一个世界的。没有感官的世界，人们根本就无法体会到幸福和悲伤。只有在这种感官世界里，生活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具有意义。超越了其范围的种种思想都是幻想的结果，只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让生活变得毫无希望可言。旧的和新的观念对当今的人们影响至深，导致我们的忠诚被抢夺。理想和价值被旧的观念占据着，兴趣和事业被新观念瓜分。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我们幸福生活的企图？

以前的答案

宗 教

历史悠久的宗教思想，当今仍然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思想，这种思想让人们相信，是它赋予了生活的价值和尊严，这种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的思想告诉人们，人的精神力量是由信仰来创造的，人们必须把一切兴趣都集中到它的上面，当人们对这种思想产生怀疑时，更是如此。而自从这种整体的旧思想被新观念分割以来，盘坐其上的人们便被摔了下来，失去了可以供养的脐带。当然这种旧思想不会甘心失

败，它在利用它至高无上的优势，试图收复失地，让人们重回与上帝交流的体系之内。而它要想达到获胜的目标，就必须让道德再次复兴，让上帝重新拥有慈爱和恩宠，这是第一要素；它告诉人们原本无法企及的事情在这个体系将变得可能。在这种前提下，还要求人们要靠自身的奋斗去实现。一旦回到这种思想的体系内，就必须皈依为它忠实的信徒，捍卫上帝带给人们的恩宠，并协助上帝筑固其尘世之上的天国。

拥有这种信仰的人，就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毕生的事业，人们也成为上帝形象的翻版，让宇宙围绕着他运转，用人定胜天的精神改变宇宙的运行规律，这种行为会伴随他一生。但是，人们虽然脱离不了由神制定的规则和秩序，却仍要在生活中

构建一个独立的活动中心，作为生活的依赖；同时，还要不断地完成整体所需，哪怕是最微小的帮助。

如宗教所说，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忧虑、烦恼和痛苦。宇宙的规律无法改变，人们的生活又被以上各种所困扰，根本容不下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幸福和舒适。事实上，从最初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不但没能减少人们的不幸和罪恶反而使它们增加了。但是，由于上帝的精神力量的介入，让人们从精神上摆脱了窘迫悲惨的困境，进入了另一种生活，接纳上帝的永恒、完美与荣耀，从精神层面获得了欣喜与满足，让善最终战胜恶有了保障，而人们生活的各种细节就必须遵守和服从这种高尚的目标。人活得确实不容易，但人生给予人们的决不是一场虚幻，因为它有着坚实

的基础和崇高的目标。

几千年来，宗教信仰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满足，并把人与人稳定地结合在了一起；它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和刺激。不过，它的存在得益于这样的事实：它的根基从未被人们怀疑过。宗教内部产生的疑惑反而会使人们的信仰热情更加高涨，圣奥古斯丁和路德便是最好的例证。而真正能摧毁和削弱宗教的，是对它的本身提出的质疑。当今世界的新思想正在对宗教本质提出质疑，并且这种新观念正在对宗教的削弱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提出对宗教怀疑和批判，从表象上似乎将矛头指向了宗教的教义，实际上是人们在对自然和历史的思考中找到了新的观念，但如果旧的势力仍盘踞圣坛之上，这样的怀疑和批判并不能给它们造成太大的

损失，在新旧观念的两难选择中，人们更愿意臣服于高高在上的宗教（因为荒谬所以信仰）。如果这种情景发生了改变，只能说人们处在这个时代的情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有这样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宗教主宰着人们的整体生活，它的权威和推动力不容置疑。这个时期便是古代文明终结的时期，那时候世界无法提出一个人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精神支柱，而宗教恰好填补了这种空白，它带来了激情与崇高，成为人类精神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成为世人审判的标准，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能够找到自己可以生存下去的理由。那时候人们想象力丰富，把精神世界以生动和令人敬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那时，人们可以触及生活的最深处，人与神超越了对立

界线，从本质上变得具有同一性——这是所有宗教令人信服的基础。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人们的生存面貌得到了改变，能把艰难的任务看得轻松容易，能把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视为司空见惯，能把虚无的上帝当成真实的存在。

那个时代宗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是那个时代只是一个特殊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的衰亡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人们总是生活在那样一种紧张的环境里，一直绷紧着这根弦而找不到另外一种解脱，弦迟早会绷断的。然而，把弦松弛下来，宗教便陷入一种危险境地，它不再成为生活的中心、不再具有权威性：它失去了一呼百应的能力，信服度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下降。人与神重新站在对立面上：宗教以前给人们带来的事实和

经验不再有信服度；人们不在沉溺其中，它就逐步成为生活的装饰品。这种变化标志着新的时期已经开始，在这个阶段，以前不被人们关注的自然界开始成为人们追逐的热点。开始用一种新的语言和人们交流，让人类从这种精神里获得勇气和智慧。人类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各种工作让他手足无措，种种问题也随之而来，关于灵魂救赎的问题被排挤到了生活的角落里，不再受人关注。人们开始不能理解先前那种把精神生活作为主宰的行为，这样巨大的变化，肯定会让人对宗教关于人生问题的解答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也意味着宗教信仰正在走向没落。虽然宗教的形式仍然存在，但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自信，蜕化成单纯的情感波动，这种情感不能也不可能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真正的满足，任何的对宗教的抵毁和质疑，现在的人们都愿意去接受和倾听，尤其是，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只能成为人类生活的附带内容：这样的思维让人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宗教对生活的改变会给人类带来伤害。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无尽的活力，却要依赖一个连它自身生存都难以解决的陌生世界，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当然，我们的反对者会说：“这是一种由远到近、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方法。”虽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论据来反驳他，但我们更愿意行使我们的权利让论据变得更充分。更何况，不管怎么抗议和否认，现在的宗教仍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它对人生产生的激励作用，对愿景的建立，对人们追求完美和实现理想的鼓舞作用，有着无法抹煞的功绩。人

们追求真理和幸福所付出的努力仍被它的标准所检验。而与此同时，整体形势却在发生着变化，不管它从前取得过多么大的成功，对于当今的人们来说，传统的、教会式的⁽¹⁾宗教正在成为问题，而不是答案。用它来阐释生活意义与价值，证明我们的生活值得继续，真是太成问题了。

内在论唯心主义

内在论唯心主义，因了它的整个体系表现出对理想的崇拜，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与宗教并行存在，这种被宗教视为异端的流派，不断地补充着宗教不足，同时也成了宗教的反对者，它的主张可以逃避宗教立场中的各种困难，而不必去牺牲生活的深层次意义。唯心主义同宗教一样，让人类的生活有一个看不见的基础；

但就唯心主义的理论来讲，它认为那个无形的世界并不是与有形世界并存的，两者之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鸿沟相隔离着；那个无形世界恰恰是有形世界的基础，是其真正深层意义上的本质所在。这种深层意义上的本质在宇宙里确实存在，如此才使得宇宙外在的形貌形成完整和统一，这不仅是一切唯心主义的信条，同时也是它们存在的前提。依据唯心主义的观点看，人和宇宙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在宇宙里占有独特位置，被赋予独特的任务。从表面上看，他们属于可见的世界，但内心又有另一种更深刻的意识存在着。由于这种内心意识的存在，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有了清醒的自由意识，不过这种自由意识的获得是个体主动性与合作生发出来的，离开了这些，人类是不可能

发现这种自由意识的。人们必须靠自己去主动争取，必须通过不断的劳动和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他可以合理地希望通过运用自己的能力推动整体利益的提高。这种让人信服和崇拜的唯心主义首要前提，是通过自然倾向相对的精神活动，给人们找到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个精神价值观念组成的王国，这个王国里充满着真实、善良和美好。人们让精力全部倾注到这些事情上，完全被它所吸引，将生活的种种琐事置于一旁，专注于与这个王国亲密接触。这样他的生活便不再需要除自身以外的其他目标。它在发展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满足于成功之后带来的喜悦中。在这里，自发性与强制成为对立，崇高与平凡互不相容，实现自我与纯粹功利相互排挤。热衷于工作、蔑视

享乐成为这种生活的主体。最具有远见的人能获得精神上的富有，特别在科学与艺术的领域内，人们的才能通过创造性工作发挥了出来，使他们的判断成为合理的、正确的。确实，最初的人们依赖的是自己的力量，推动着世界的发展，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人们的生活开始进入更大的范围内，他们不愿意在自欺中堕落。他们胸怀理想，并充满信心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种生活模式正是古希腊思想家的理念，他们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让这种理念不断地出现，来解释人们的生活。从歌德的生活和工作中，可以看到它最现代派的表现。那些试图用人类的经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都会感受它的影响。对于人类所有的真正的文化，它的影响力都是长远的。

然而，内在论唯心主义作为人类的生

活指导者和解释者而言，它的成功率并不比宗教多多少。现在它的根基已经发生了动摇，以它的理论为依据的生活正在失去力量和深度，而这些恰恰是它的核心部分，它的缺失就无法给人们带来启蒙的福音。那些以为可以依赖精神、可以凭借自身的洞察来实现创造性事业的人，即使是现在的最平凡的人，都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和宗教行为一样成为问题，值得怀疑。事实上，内在论唯心主义的学说是那个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在人类罕见的好日子的结果，在某个欢乐的时刻，某个大人物发现了这种适合人类当时环境的刺激因素，在那样的时期里，艺术创造了激情和喜悦，虚无世界无可争辩地成为了生活的中心，占据了人们的全部精力和激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精神的创造同时

也造就了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道德行为。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再良好的愿望也无法延长它们的寿命，也无法使它们再次复兴。当现代各种互相冲突的理念迅猛发展之际，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所发展出来的愿景正在退色。现实世界不再需要由一个虚无世界来显现。人们开始认为现实世界具有它完全的精神价值独立品性。现实世界在不断地抵制着人们的种种努力，甚至连人们内心也不只是在依赖精神追求。从批判的眼光看，人们现在的生活好像突然被两种对立的东西撕裂破坏，似乎找不到可以合理生存所需的依赖对象。这个问题与唯心主义精神力量一样难以解决，人们可能始终在用一种很严厉的标准检验着品质的高低，当这种挑战混乱人的内心时，人就会感到困惑和虚弱，低

下的本性阻止着他们前进，此时他的信仰就开始崩塌，不再认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他也在进步，但内心深处的向往与渴望却无法满足。如此下去唯心主义的整体理念就变成了人生的附属品，因为人们的主要生活兴趣并不在于此，它对人生问题变得无能为力。

内在论唯心主义不得不一直面对这样的批判，但把它论述清楚的任务却要由我们这一代完成，我们已经从两个方面完成了对它的分析和阐述。首先，它过分强调了宇宙盲目的必然性和人类生存的非理性，以及人类总体上对崇高理想目标的冷漠。其次，它灌输了人类能力局限，这些局限阻碍了我们直接参与世界的活动。现代主观主义则是把人类的自身发展条件和环境分离开来，让人类与世界形成对立关

系，进而把人类作为不同的类别与世界疏远。久而久之，人类确实无限地扩展了他们的精神领域，但永远也无法摆脱它而扩展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在这些诸多的局限之下，人类的创造精神怎么可能发展出来，去证明自己，去探索宇宙的根源，进而改变人生的意义呢？

这些对内在论唯心主义的质疑虽然很严重，但就它的影响力而言，仍然不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如果它的灵感不能再现，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不再有统治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不再产生新东西，只是占据和拥有那些原来的东西，没有了创造性，那么它就不得不退化，只剩下教化作用了。虽然教化的功能也可以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但它只能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无法满足整体生活

的需求。它可以给生活增添喜悦；它能够使人类的生活更丰富多彩；它可以成为消遣品让人们快乐地生活而忘记阴暗面；但它不能激励人类去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崇高的目标；它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可靠的普遍的生活；它无法教给我们那些必须履行的重大职责，而这一切全凭我们的想象和爱好去履行，那它怎么能证明我们的生活可以进行下去呢？从它的观念里我们不是经常发现一些虚幻和虚伪吗？人们被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精神世界里并为其献身；人们被告诫要像别人一样无私地服从于这一命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同自然和社会的自我保护这些大目标相比，与人们日常的各种兴趣和热情相比，教化对精神的价值是较小的，充当第二位的作用。教化却一直在借助社会功能和智谋掩盖这

种矛盾，至少从表面上看它的掩盖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建立在表面上的，只能作为附带品的信仰，无法让我们去消除忧患和匮乏，无法让我们摆脱心灵的空虚。这种只是充当第二位的教化，永远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

内在论唯心主义的一些观念在某些方面和宗教观念相同，两者都在向人们证明，努力创造的新生活只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它展现给我们的生活前景注定是一种虚幻。那些让我们怀抱的高远目标，往往会适得其反，因失败带来的沮丧和质疑也更为强烈。生活赋予我们的愿景和希望竟然是不管付出多大努力都无法实现的，这可能吗？当人们不满足于眼前的世界、放弃这个世界而追求一种宗教信仰或创造性生活而进入崇高的精神领域时，他就只能

成为这个虚幻的牺牲品吗？不，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哪一种信仰只靠虚幻就能鼓舞人心，更不能充实和丰富人们的生活。

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全仰赖于宗教对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的动机变得纯洁，让我们的生活有一种高尚的严肃性，从否定痛苦中让我们体验到了信仰的喜悦，是那么的充满紧张和趣味性。是宗教改变了人们自然主义的生活模式和狭隘的限制，从此对爱情和不朽充满了向往，第一次让心灵拥有了真正的精神世界，并让这种精神世界成为世界的核心。内在论唯心主义则再一次将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同时保证了这种力量和平地使用；它让人们心灵得到了超越，摆脱了特定自我条件下的渺小与平凡，与宇宙建立起一种精神的交流，并且，通过把

真、善、美完美地结合，它创造出了一种可以拥有巨大力量和高尚声誉的生活模式，而这一切伴随着诸多重大的主张纠缠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感到必须承认它。但是，如果某一观念已经没落而它还在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这些主张和因这些造成的混乱呢？离开根和其他有机整体的植物，它还能生存吗？那些观念也一样如此，离开了根基和激发它的原则，就会丧失它们的本质和生机，它们还有生命力吗？它们像个苍白的幽灵纠缠在生活周围，仍强大得可以摧毁我们在现实世界的幸福，却又不能给我们打开另一扇门，不能为我们提供合适的奋斗目标和生活价值与意义。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现代的政策却在回避这些问题，采取权

宜之策暂时将它们束之高阁，尽可能把它们压制在幕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这种手段最明显地表现在19世纪从唯心论向实在论的转变中。现在人们对内省问题的厌倦与日俱增：年轻人有着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凭借于此我们可以专心于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正逐步向我们展现，而且，在这里，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人们这种兴趣的转变，让生活摆脱了阴暗如幽灵般特性，而展现了一种旺盛的形式。当然，我们的自身爱好必须在宇宙的规律面前谦卑地低头，必须付出更大的牺牲，因为虽然现实世界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多样性，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在萎缩，种种限制会把他包裹得更紧。不过在这种包裹之内，人的生活会更宽容和自

在。善恶之分不必泾渭分明，也不必抑制任何感官使之困乏。他可以自由地实现一种冲动，不必顾忌地展现一种能力。到那时，我们重组生活还会困难吗？其次，尽管我们总是失望于旧观念中无法保证的诺言，难道就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可以让我们快乐的理由吗？无论怎样，人类已经在全身心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这段寻找问题答案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它已历经了不同的时期，尝试过各种的方法，下面对它们做一下必要的分析。

(1) 传统的、教会式的：是本书翻译成英文版时，应作者本人的要求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作者的意图表达得更清楚。

现代的文化

工 作

我们无须争辩这样的事实：现代社会的进步，导致人们生活的中心从无形世界转向有形世界。但就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来说，这种转变经过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比较缓和，一个时期比较剧烈），我们要防止把它们混淆到一起。开始时，人们所面对的是个有形的世界，这个时期是漫长而辛苦的，但并非一无所获，即从人类辛勤的劳动中，获得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以来，在人类与世界之间产生了

矛盾。许多传统的观念与之对立，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这时的人们不得不说：以后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要把人类和世界有机地关联起来。正如最开始为实现真理和清晰利益必须在人类与世界设置一道沟壑一样，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跨越这道沟壑去与那个曾被人类扭曲和误解的世界交好。人们希望通过这种联系的重新建立，达到对人类生活刺激的目的。当然，期望还不止这些，一种全新生活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有形世界比以往时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种期望一旦实现，世界不仅以一种我们梦想不到的方式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可以把它改造得为我所用。我们对于环境将一改过去的被动，成为适应环境的主动者。我们也会发现曾经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得到改善和转变。无论何时何地有了贫困和灾难、错误与妄想，现代精神就会英勇出击，对它们解救与批判，理性主宰一切，对于非理性进行斗争，这样就出现了无尽无休的问题和可能性。这种新生活的核心就是工作，就是对一个对象按照人们的意愿去改造和重塑它，这种行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是行不通的，在严格的现代理念里，除非我们精确地掌握重塑对象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并将其全部吸收领悟，否则这个过程就无法顺利实现。所以，无论科技部门还是政治实践领域，工作开始和工作者的观念和偏好分离：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形成自己的规律，从而让工作的人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说生活有意义的话，那就只有一个源泉，从工作中

去获得。而工作似乎确实可以提供这种意义：它的组织结构可以使人们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最大程度提升了个体的贡献，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团结。每个时代，工作作为一项共同去完成任务，可以有效地把每个体组织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长处，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今天我们不必为道路前面的障碍而泄气，因为工作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与命运较量的过程，足以减轻命运给我们造成的压力。这样，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坦率的、富有意义的存在，不需试图逾越自己有限的范畴，而稳妥的规避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难题。试问，难道某种形式中真的找不到人类生活的意义和满足吗？我们的答案：是的。也许能够找到，如果你的精神甘愿屈居次要地位，如果我

们不再尝试统一我们的精神体验，甚至扼杀掉这种统一愿望的话。不过，由于这种尝试并非易事，我们马上就将会面对各种混乱，让人们对工作的价值产生怀疑，并抗拒着不去接受方案。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虽然他的生活并不充实，但因为陶醉在取得成绩的幸福中，并不会对眼下工作产生怀疑。然而随着工作的地位日趋重要，对劳动者越来越多的剥夺，人们就不得不对它产生质疑了。物质的成果和精神的诉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精神从来不会满足这样的成果，它必须回到内心的生活：内心的精神生活才是它最终的目的。与此相比，其他的东西都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庞大而繁杂的工作规模，对劳动者的福利漠不关心。劳动者的价值仅仅是他们实现目的

的手段，被使用或者丢在一旁；劳动者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具有意识属性的工具。但是，我们的心灵能甘心容忍这样的待遇吗？在反抗这种对待的同时，会不会萌生出强烈的愿望，希冀更为快乐和高尚的生活呢？而且人们反抗的原因还不止如此：日趋细化的分工和专业化，让人的能力无法全部发挥出来，只使用了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被闲置，如此之多的能力被压抑、被损失，人们势必不能容忍，为了内心生活幸福，必定要求自己将所有能力得以发挥。另外，精神需要时间去安抚，而工作却挤掉了大量的时间，让生活忙忙碌碌，牺牲掉了休息甚至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因此，精神势必要把工作看成它的敌人，并拿起武器奋勇捍卫权利。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暴露出这种敌对引发的

纷扰和不安，并不仅限于社会范围：它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这种忧虑随处可见。担心因为过于专一投身工作，虽赢得了世界却丢掉了自我；担心工作的胜利会带来生命力的降低、责任感削弱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生活的匮乏。

有了这个裂痕贯穿我们的生活，生活价值问题的解决便显得十分渺茫。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通过工作来压制我们的思想，但无法无限期地压制下去。虽然伏尔泰给了我们“工作秘方”⁽¹⁾。但如果他的“秘方”用于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只能做牛做马。假如最终通过工作无法改变我们的善，它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更何况，我们非常明白现在的地位，它无法帮助我们获取个体的真实，无法让精神和现实世界完美地结合成一个生命的统一体。精神

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接受现实世界的挑战，通过较量将它完全征服。相反，现实世界对于精神来说，依旧是遥远和陌生的，尽管它是那样充满生机。但我们试图让生活内容更丰富的努力仍是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与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精神性的创造力相关的能力，更是惨遭阻碍和打击。

因此，在这场工作和精神矛盾冲突中，我们的生活被撕裂开来，令我们处于无法掌控的境地。走出这种境地的路有很多，最吸引我们的方法就是现代运动主流所倡导的，我们所指的，是那些试图局限生命的尝试，他们比主张工作的人所规划的范畴更苛刻，在这个范畴之内，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来组织生活，并使其接受一种主要目标的控制，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将

我们生活中的混乱困境归咎于旧体系对我们的影响，继而造成了它们与现代精神矛盾和生活的冲突。他们要求将所有的旧体系全部从自身清除，不留丝毫痕迹。由感官经验来提供生活内容。

这种要求首先令我们的精神变得紧迫，让我们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有一个最强有力、最典型的论点，就是通过它我们有可能会找到一种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不必通过诉诸于另一个世界来完成，也没必要假设一个虚幻的王国，我们所追求的善也不需要去其他世界寻求，这个论点对象被建立在统一的稳定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好之不如乐之”⁽²⁾的世界上，无数的个体被共同的兴趣和希望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灵感是至高无上的源泉，是现代运动改革和发展的力量之所在。这

是一项决心很大的尝试，我们将生活根植于现实世界的同时，又不放弃对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追求。这项尝试无论是成功或者触礁毁灭，只能由我们这种包容性的生活来决定。作为人类的一项重大课题，它的一切都存在着悬念。如果这种尝试被证明不能成功，那么我们要么放弃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幻想，要么继续探索出一条新的、可以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显然需要谨慎和公正地去考虑，因为它不仅是个体的利益，而且关乎人类整体的利益。我们如今面对的，不是变化多端的时尚思潮，而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压力，它不属于任何时代或任何个体，也无关任何观点或任何倾向，过去的唯心论的解决方案已失去了确定性和直接性，不承认这一点是件愚蠢的事情。从现在的平常

人所处的观念体系中，即新旧观念相互冲突所造成的混乱环境中，我们无法找到一种人生的意义，这一点人们都非常清楚。于是，若是实现我们的目标，采用一种一贯和统一现实主义的途径，看起来具有正当而充分的历史理由。至于它能否获得成功，则另当别论了。

实在论的人生设计

实在论的观点是按照最直接的人生经验来统一生活立场，并尽可能地赋予它一种意义。特别是要超越无法接受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现代思想探讨这个问题是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寻找一种世界性的超越纯粹主体的生活，即主体没有丝毫的独立性，生活完全彻底地把人包括在其中；另一条是让主体成为具有控制作用

的元素，世界只是提供环境来服务和保证人类的幸福。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每一种选择都可能细分出很多的种类，每个种类都可以描绘出各自的蓝图。同时，所有的描绘的图式中没有一种是只靠反思理论得到的，相反，它们无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历史运动的结果。

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对生命问题的解答

作为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案，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对于人们来说，自然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人们的整体世界和个体的构成。这里所说的自然并非自然，现代思想的自然是莫名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这里所说的自然即是机械因果论所表述的观点——在人

类面前呈现的自然事物。虽然自然科学并不赞同世界与自然画等号——这种主张不是科学结论，而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信条——但这种主张仍来源于科学的依据，用自然主义阐释科学理念正在成为趋势。它开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起点是自然与精神的分离，没有精神依附的自然变得更纯粹。人们认为，这种观念下的精神对自然的要求越迫切，精神渴望生存的权利就越强烈。当然，辽阔无边的自然从一开始就占据着绝对优势，分散的个体在它面前显得非常渺小，而且随着自然疆域不断被开发，精神不可避免被融入和包围。但生存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自然的条件是精神的家园，精神有不断侵略它并最终把它全部纳入自然主义框架的野心。目前这种企图仍在膨胀，要把科学和自然科学画

等号，把现实等同于自然。如果现在仍觉得两者有差异的话，那么这种差异会在机械进化论的发展中，伴随着种种疑惑一起消失。机械进化论观点认为人势必要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不具备凝聚力和自发性的自然将被人类逐步同化。因此，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试图证明它生活的意义，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也是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然而，尽管我们用历史发展来论证这种可能性，也必然会冒犯一些天生的具有内在倾向的人。人们综合了诸多因素才在自然与人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这其中不仅有人类自身的天然——即使是不正当的——动机，也有提高和激发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生崇高目标的目的。事实上，凸显人的地位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尊严与高贵。

与此相反，把人当做自然的附属，把人生当做一次自然进化的过程，这种人则必须克服由于人对其独特性珍视而造成的敌意：他为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还必须说服自己，这种敌意不过是在进行最后筋疲力尽的挣扎，消除敌意和承受损失才会有最后的收获。当然，这种说法必须有正确的论点去支撑。如果这种论点是正确的，它就会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够压倒自然学说的偏见。

但是它经得住真理性的质疑吗？这种体系能给人性的权利和经验留下空间，并全部包容它们吗？自然主义，构想宽容宏大，无疑具有诸多的优点，对现代思想有着强有力的吸引力。至少它的出现，解决了二元论带来的一切困惑，并让生活变得简单直接。人们被纳入这个庞大的体系，

分享着人类特有的权利。于是，人们生活的安全性得到保障，并听从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去四分五裂的生活图式像笼罩的薄雾一样消散，人们又重新看到了前景。此外，这种新的体系可以激发我们的力量和斗志，它要求我们用最激烈的斗争，打败我们意识里来世学说的幻想和愚昧。因为这种来世学说曾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它呼吁我们把这种幻想从根基和生活的一切领域驱除掉，并按新思维模式重建新生活。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体系对于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们来说，具有着怎样的召唤力和吸引力。让这种尚在模糊中的体系成为一种信仰，符合人类的本性。

但当我们开始详细规划这种自然主义的体系时，便发现实现它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很快我们发现，它所代表的生活是一

种有限方式，它丢弃了以前生活里的许多东西——过时的信仰、愚昧、幻想和迷信。人们被置身于一种毫无关联的孤立状态，完全是按自然规律的要求机械地进行生活。人与自然只有加法和并列的联系，丝毫没有半点内在的联系。个体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只是生物进化的程序，而生活本身就是由这种竞争构建的一个整体系统。系统里的个体谁也无法走出他的位置，因此人们的生活只有依赖，缺乏独立创新。体系没有给独创、独立和自由预留位置，对于任何发生的事我们只能说：它发生了。我们不可能提出例如“为什么”、“怎么会这样”的问题。也不会有关于善与恶的对立价值观，有的只是能力支出多少的问题。

现在，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我

们的生活相当多的部分是符合前文的描述的，而且我们目前的精神生活——设想的程度比过去要大很多——也只是物质生活的延续，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描述是不是我们整体生活的全部，是否公正和客观，如果生活缺少内在一致性，仅靠外部刺激做出反应，一切仅靠外在的关系而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缺少自由的能动性，那么，不仅对宗教来说是噩耗，对所有的道德和正义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艺术和科学所创造的一系列的感情和观念都将变得冷漠，像人格、品质、气质这样的概念，都成了纯粹的空洞名词，就像宗教只是幻想和迷信的产物一样。还有，在自然主义的体系里，挑战我们能动性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还有没有权利使用“活动”和“任务”这样的词汇？自然的内外两面都在不断

地发展；它的每一步行动都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但这并不是人在行动，而是某种事物，某种与他天性相违背的事物，在他的内部运作。他的意识只负责记录和观察：他既不能创新也无法改变任何事物。所以，在这种体系里，人虽然具有自然的天赋，但如果不迫使他努力，改变其生存条件、纠正谬误和幻想的话，他就只是一个人生的观察者，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影子。自然主义唯一可以激发人们努力的是，它会要求人们去反对超越自然界限的图谋，要求人类去参加扑灭人类偏见与迷信的战斗。一旦人类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启蒙，他就又被放回到自然中应有的位置，很难看出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内在的发展陷于停顿，所有的成就都归于自然，而与人的意志无关。就是说我们最

终努力的方向是消灭所有的精神生活。

那么，人类是历史长期进化的产物，现在又回到他的原始状态，对于他来说就是剥夺了他自身一切特殊的权利，希望他借助自然天性来满足他对幸福的渴望，这可能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理由——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是，仅就回归自然本身的愿望来说，已经不是一件纯粹的自然产物了，它也表明已经具有精神的性质，它与纯粹的自然产物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为什么对重回自然抱有如此的热情？人们为什么把回归自然定为人生的方向？显然，它被人们看做获得幸福和追求的必然通道。但是，设计这样的体系作为追求的目标，却无法把目标和对象结合在一贯的经验之内，这可能成功吗？而人一旦有了追求和对象统一的要求，岂不

是意味着人生不再是各种外部元素组成的体系，而具有了精神的内在性？此外，就真理的观念本身而言，岂不是已经超出了自然规律的范畴？如果有人以真理作为他的兴趣和欲望，那么他就不再是自然的碎片了。因为在追求真理和幸福进行的争斗中，他的生活就已经被卷入尖锐而对立的旋涡，这是自然——借助于它缓慢而积累的行程——所不能理解和容许的。如果赞同自然主义的人，体会不出他的行为和理论的对立，就只能说他身上过多地遗留了英雄时代的精神。人的精神秩序是由感官建立的，依靠它人们生活已经超越了自然状态的生活。虽然自然给予他的精神生活比过去更为紧密，但这丝毫不能证明它只是自然的产物，因为这种见解不仅对文明来说是致命的，对于科学以及一切精神组

织同样如此。如果一种学说越是完整和统一，它的自我毁灭性就越强，但如果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矛盾体，它又如何向我们诠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总之，自然主义如此热衷它的学说，它的生活图式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呢？它告诉我们，与广阔的宇宙相比，人的范围是那么地狭小和微不足道，宇宙包围着我们的一切，对人类又极端冷漠。它还指出，人不能相互接纳对方的友谊，不能接纳对方相互敬爱，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一切行为都只能受主导思想也就是自我保存的影响。这种动机把人们卷入冷酷无情的竞争旋涡里，根本无法去实现心灵的幸福。自然主义拿走人类的所有东西，给我们的唯一回报是，把我们从幻想和迷信中解放了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但是，这样的

回报无论怎样重要，它又怎么能让我们的品德变得高尚？又怎么能滋养我们内心生活和有助于个体精神的发展呢？它怎么能把人的力量激发出来，使人与人或人与宇宙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呢？它又如何发挥人的首创性呢？如果它做不到，它有什么资格向我们证明人生价值呢？它当然无法证明，除非我们的条件很低，或者我们的思想不纯洁，再就是我们通过窃取对手的论点慢慢改变自己的立场。所有按照正常逻辑思考的人所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即自然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他得到的只能是失望和否定。由于自然主义对幻想和迷信的极为强烈反对，才掩盖了它的自欺行为，它看不到自身体系的空洞和缺乏创造力。

因此，自然主义无法对人生做出正确

的解释。不过到目前为止，对它以直接经验为自己掩护的事实我们还没进行批驳。而不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我们的所有的精神成果，就可能会沦为次要的地位和被看作一种补充，但是我们现在能如此有把握地相信，感官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直接和稳定的基础吗？如果我们臣服于感官印象和感官知觉，不独立思考，或者让我们的思想一直接受感官世界统治而不去独立支配，这种说法无法是正确和无须争辩的。人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感官世界所统治，而只要这种观念还存在，我们就永远也无法摆脱自然秩序的束缚。过去的经验证实，人的智力即使在这种束缚之中，也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动物世界不缺乏谨慎、狡猾和智慧。但是这种智力仅能为我们提供自我保护的武器：为个

体或种族的延续服务，而无法让我们摆脱自然的机械秩序的限制，不能使我们选择和开辟自己人生的新道路。这种仅能有限理解的智力和任何身体的优势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狡猾和智慧对于某个动物来说，犹如戴了枷锁的另一个动物，或者相当于有灵活性和敏捷性的第三个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人也是如此。最初人的智力只是用于保存自身和激烈斗争的武器；后来便不限于如此，它可能让人摆脱感官世界而独立存在，与感官世界并列对峙，并独立感官世界之外冷静地审视它。这是人的思维的显著发展。在思想独立之初，无论它是多么弱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熔化感官世界经验的固执与僵化，难道它不是一场十分重要的革命吗？人的思想不再受自然的限制，它可以站在自然之外独立思

考，把自然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人们体验着自然并借此超越于自然之上。如果他的感官和思维只限制在接受和依赖阶段，他就无法达到这种高度。凭借我们已经指出的方式活动，它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与自然显示的生活截然不同。不仅如此：这种生活的发展最明显的成效是，它彻底颠覆了以前的学说，为我们提供出发点和基础的不是自然而而是思想。在这里思想自信和理所当然地宣称自己才真正具有直接性，凡是它无法明白和信服的东西它都不予承认。于是，它成了衡量和裁判所有事物的标准，感官生活重要性被削弱，成为非实质和有问题的，被归结到纯粹现象里。它的真相还有待于我们的发现。这种立足点的改变，不仅只是个体的生活，还超越了感官经验和革新了生活的

方式。使人类得到全新的进步，它既是所有真正文化的前提也是结果。试想，如果思想不能摆脱感官而一直被它影响的话，就没有一切真正的文化，我们又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呢？

在思想的前进过程中，把人生的表象也进行了改造，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显著的特点。思想以自信而傲慢的姿态面对世界，提出了一些极为强烈的要求——从它的本性里生发的要求——并让现实世界绝对地臣服于它。这对旧的生活秩序来说是革命性的。思想是一个快步行走的先锋。它动摇了以前生活的旧习，它所坚持的理念和原则，力图要把它的内心需求表达出来。它激发了现代运动的力量和激情，即为实现真理而斗争。甚至物质水平的提高与繁荣，也是受它的各种思想和原

则的激励。它维持和控制着我们的全部感官世界。

不可否认，在思想功能的发展中，有一种独特而有支配力的运动，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并渗透到了个体的生活。这种运动与自然主义理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各自坚守自己的观念而反对对方，结果我们的生活被一对方向相反的力量所操纵，它们截然不同的动机让我们的所有生活意义都失去了统一。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自然是个无情的纯粹物质世界，自然主义的信条告诉我们，我们全部的运动都要盲目地服从于这个物质世界：甚至科学都不能对它进行解释，而只能对它进行描述。与自然主义相反的思想，却在不断产生自己的内容，至少也要用自己的活动填充它，因此它就要

坚持对事物进行追根寻源，无论面对怎样不可改变的事实，思想都要试图打破和改造它，不承认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任何一种把生活看做确定和像自然一样永恒的观念，对于思想来说都是最悲哀——且不说致命——的限制。至少下面的事实里就严重存在着矛盾：人们非常奇怪地把实在的某个部分称作自我，在意它所感觉的痛苦和欢乐，承受它从善或从恶的职责，却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它。因为人在纯粹自然里扮演的只是自然指定给他的角色。因此，作为一个有思维存在的个体，无法容忍把他自己当成一种简单的动物对待。他不能不比较，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质疑。而且，如果他的问题找不到解释，他就会感到羞耻。思想既能寻找问题答案又能缓和矛盾冲突，就足以证明了它是超越

自然而独立存在的。

关于思想自身的本质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世界有一种机械的需要，自然无非将特殊状态和事件并列和对立。而思想却相反，它会把各种复杂的事情包括到一个统一的体系里。它会制定一个综合的方案，逐步地实施，把统一性贯彻到实施过程的方方面面。个体凭借整体与宇宙的关联而获得意义与价值。所谓的进步并不需要延长序列和增加项目，只需要从一种体系富有启发性地向另一种体系转变。当思想形成一完整的系统时，它会把系统的秩序相应分配到生活的各个环节。在新鲜经验不断地涌进和思想自身存在严重偏见面前，要一如既往地贯彻这种秩序便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这种完整的系统仍是人的主要动力，影响

深远而广泛。况且追求内在的统一性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自然的纯粹外在性已经被生活的进步所超越，思想也已经被证明具有独立的能力。

还有一方面，理智与纯粹的自然生活相互冲突。纯粹的自然体系不承认本质的地位，而理智体系则认为它是至高无上的。现代科学对自然的解释，将所有内在的存在和力量排除在外。如果将此作为塑造生活的标准，则生活必然要采取外部的观点，忙碌于外部联系，而无法关注自身的状况。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自身关注具有明显的思想特征。思想之所以活动，其主要动力是因为它有透澈和明了的需求，不管是它忙于从破碎的言论中得出逻辑结论，还是忙于抵御各种矛盾，它都同时在关注自身的状况。很明显，生活在此种程

度上得到了自发力，没有这种自发力，思想就没有在任何地方活动的动机。那种完全依赖外部的生活，对它来说是肤浅的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生活和实在的基础被这些复杂的对立深刻地影响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令我们陷入极度困惑的境地。显然，即使是最直接的感官生活（那里曾是我们希望找安全泊位之处）也有两种解释——两种解释截然不同，达到的目标也完全对立。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直接性：一种是感官的直接性，另一种是思想的。双方均称是生活的主宰者；只要没有对手上场，各方都会给人们留下安全、可靠和不怕抨击的印象。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都无法永远成为生活的主宰，也没有一方能够完全地支配人类。永远像时钟摆锤一样从

一方摆到另一方。我们知道思想摆脱感官的羁绊，宣称它的优越性，但我们又不能否认，还有一种从思想返到感官的运动。如我们所看到的，思想改变了人类的整体生活，并赋予实在新的意义，思想可以把自然作为对象，但这项事实便足以证明，实在不只是自然。思想一旦要求做实在的全部，一旦声称统治生活和拥有生活支配权时，它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每当它有这样的发声——无论是在思辨哲学所造成的极端形式中的表现，还是在理性主义的中庸形式中的表现——生活便成为形式的和虚幻的；思想虽然有能量构建复杂的形式，却无法赋予它们任何有生气的内涵。假如思想以为真正给它们赋予了这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确信，它一定是从某些更深刻、更真实的实在中得到的，对这个实在

来说，思想扮演的不过是媒介的角色，将它的能动性释放，诱导它清晰地表现出来。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那些被思想称道的统治权对思想的局限性，而且统治权的自身观念已经使我们感到迷惑和烦恼。思想的确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态，但当它把全部的实在归为己有，给全部的实在打上自己的标签，宣称它就是宇宙的基础时，它能怎么证明它有这样的权力呢？思想本是起源于人的内心，现在却要反过来与人作对：它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制订出一些规范和路线让人们去遵守，强迫人们去艰苦工作和付出牺牲，它只管强调权力却对人们的感受和祸福冷漠无情。历史告诉我们，新理念和新原则——连同它们的结果——刚开始时，往往会打破生活的平衡，

给人们带来不安，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所带来的结果。这一点人们不会去做。思想的浪潮汹涌地朝他们涌来，推动着人们向前迈进，却把人们的舒适和安全当成无关紧要的附属品。思想源于人的内心，受控于直接经验，是人类的某些从属，现在却要反对他，把他当成一种纯粹的工具使用，它的这些权利如何能获得呢？这种行动对人类究竟有何意义呢？思想既然如此独立，将自己的本性视为最高的目标，人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思想一旦把世界纳入自己的体系，事情就会变得清晰；然而思想这种运动抹杀了人类所有利益，要求人们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遵从。如果接受了这种要求真诚地服从它，我们自然需要得到它的保证，即确保我们的牺牲能够获得真正的价值；我们要想得到这种

保证，须使思想活动终结于一种聪慧的经验，并且需要源源不断的变化之流可以现出永恒的自我。但就我们的直接经验而言，丝毫看不到这种迹象。我们看到的是，庞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和支配着他们，像影子一样来来回回地飘忽不定；他们全心地工作，只为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目标，事实上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目所能及的目标，他们不过是宇宙过程中的工具。这种过程以绝对的优势拓展着它的道路，它利用他们又抛弃他们，它把自己的本质隐藏在神秘的黑暗中，好像是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目标发狂，由它引发的混乱让我们痛苦不堪。一句话，就像自然一贯表现的那样，思想丝毫不顾及人们的感受。那么，它怎么能够解决人生意义的课题呢？

单独的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如果都无法解决我们的人生价值问题，将它们组合到一起也同样不可能成功。现在像这样的组合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普遍到一种“既敏感又理智”文化的兴盛，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他的强烈本能冲动也可以伴随着深刻的思想出现。这种组合远不能够解决人生价值的问题，我们倒愿意相信它是现行悲观主义盛行的渊源。因为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这种组合，并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和谐：它们双方总是在反对或抵消对方。思想认为感官是粗俗和卑劣的，感官则认为思想是微不足道和无效的。我们深陷这一对立体中而无力挣脱。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快乐，并甘愿投身到它的发展中呢？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退缩，我们要追求幸福，不能停止这种寻

找。这种追求所需要的行动自由，是自然主义或理智主义所不能许可的。事实上，它可能包含了心胸狭窄和卑劣的特征；但是，在它的背后有着更有价值的东西。的确，这正是人类精神对自我保护的关注。我们能——我们敢——放弃这方面的关注吗？除了自己的任性之外，人类的强烈愿望中不是还有某些事物在起着稳定的作用吗？至少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如果人类听命于直接经验，就意味着人类将被一种存在的宇宙过程所摆布，那么这种听命就无法让生活丰富和有意义，也无法确保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只能拜倒在它的神秘而黑暗的必然性的祭坛上，但在当下的问题面前它仍是个失败者。

承认上述的真理，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发问：听命于直接经验能否找到一种以不

否定人类价值为前提的方式？采纳这样的建议，可能会对人产生反作用，人的自我因为受到压制而再度复出，逃离那个他曾为之牺牲的世界，重新回到他的自身和他的利益。他将在这里寻找真正的直接性，在追求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同时，尝试寻求一种人生的意义。

单一人本主义的不足

人对另一世界的信心一旦被动摇，自然与思想便乘虚而入，把他作为一种工具使用，进而摧毁他的精神存在的基础，此时要想保存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唯一的途径就是：必须依赖生活的自给自足，并全心投入和促进这种生活。在这里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而另一世界——无论在我们之上的，还是在我们周围的——都不能阻

止我们享受这种幸福，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提高这种幸福。因此，我们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自己的本性上，这种生活虽然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它除了缺陷外，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我们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便是现代主流思想所持有的观点，它的影响力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它已成为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生活模式。但当我们抛开它的一般表象，做更深一步的研究时，发现它疑问重重。我们再一次意外地发现裂痕，一种让人类无法容忍的对立，在我们认为最简单、最质朴的答案中存在着一个核心的缺陷。我们马上明白，这种直接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经验已经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我们正在寻找人——一种和宇宙没有任何关联的人——但是我们到哪里能找到这种生物呢？是存在于个体力量凝聚的共同体中，还是存在于以各式各样形式生存的个体当中？他们与人类生活的区别在哪里？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还是共同体中工作的齐心协力？这不仅是目标相同出发点不同的问题，而是目标本身就不同，且差异如此之在。我们要追求一个目标，就不得不舍弃另一个目标，同时向两个目标迈进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对立。如果我们把共同体的目标放在第一位，把它看做繁荣生活的唯一目标的话，那么社会整体必须有牢固的自身基础，完全不受它的成员的任性和固执的影响而独立于外，个体必须调整自己和服从整体。必须遏制个人的特性去维护社会生

活带来的共同性。在这里，非常注重培养一种社会情感，它不受个体变化和历史变动的影响。这样构想出来的生活，个体的主要职责就是改造外部环境和条件，调整社会交往和工作安排，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整体的福利，然后个体就会得到幸福与舒适。就个体而言，无论是在他最内在的经验里，还是在梦想和渴望中，他都需要依赖整体，也就是他的环境的产物。现在我们看一下与其相反的要求，它主要在意的是个体生活不受干扰，增强自身的力量，摆脱一切对自身束缚，并能够帮助他自由地、独立地发展。这种诉求的趋势是强调可塑性和通融性，而把恪守常规看成一种羁绊，把一致性看成形式主义。那么，人类真正生活应该是哪一种，是共同体还是个体？这是问题的关键。

历史的诸多事例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必须为决定我们的整体走向和目标而努力抗争。在历史上，各种纵横交叉的趋势形成了庞大的此起彼伏的浪潮，而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的兴盛与没落更多地呈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打破旧有的制度，把生活的重心从社会转向个体，是古代世界的总趋势。但是，每当这种转变之际，总有一种很强大的极端保守主义势力去维护它的统一性。哲学与宗教也同样如此，它们都强调个体的紧密结合，强调个体相互之间的帮助和支持。基督教很好地利用了这个运动，抓住人们想逃离个体责任获得可靠支持的意愿，引导人们成为它的支持者，教会便成为了神赐真理和神赐生活的储藏库，也成为了个体获得赐福的唯一通道。因此，教会便成了人类信念和

良知的代表。个体只有生活在整体中才有价值，这种假设出来的基础，却从未受到过质疑，中世纪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协议甚至都以这种假设作为基础。

我们都熟悉这种变化的过程，个体再次发现了自身的勇气和力量，它试图打破旧的体系，来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我们还了解，自由作为最高理想的时代正在开启。当然，我们也明白，控制我们的不仅仅是这种理想。生活的强烈扩张和欲望的膨胀令人惊讶。庞大的物质与力量正在稳步积累，尖锐矛盾的出现令我们的生存面临瓦解境地，所有这些涌现的事实，让个体开始向往一种更紧密联合，渴望生活能被某个权威组织所掌控。现在的各种社会运动正在表明这一点，但是这些运动并不是这个趋势的全部，个体这种渴望的表

现，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渴望联合、互相帮助共同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和共同抵抗对立。这对于那些旨在增进精神交流或实现世俗的利益的联合体来说，这是个非常幸运的时期！这种与古典时期把个体力量和独立看做一切的幸福源泉是何等的不同！因此，现在我们被两种对立的力量所控制着，两种力量都要求我们去屈从它。解放个体的一切限制和羁绊，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是一句口号。运动仍然向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前进着，所以，把软弱的个体力量联合起来，则是另外一些人的口号，它对我们的心灵有什么样的感召力，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但是，由于解放和联合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我们如何让这两种分歧达成一致呢？人生的意义由于这种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而失去，这种可

能性不是更大吗？

然而，双方各持一词信心十足，表示只要它能够大获全胜和掌控统治权，就能够使生活变得完美无缺。两种运动正是被这种希望所鼓舞才有如此的力量和热情，要求人们完全地皈依和服从它。但是，只要我们对这两种运动稍作仔细研究，就能够发现，无论我们完全地服从哪一种，我们的生活都会陷入让我们无法忍受的局限里，而失去生活的一切意义。

当生活按着社会主义的模式去塑造时，它会从中得到什么？不停地工作——为社会福利、为人类大多数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为从人际交往中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把痛苦降到最低而不停地工作。这种生活图式确实有它广阔的空间，它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人的痛苦和需求，增强人们抵

御冷漠或敌视世界能力，使生活变得愉悦，使每个个体家庭都能分配到所需的物品。理想和实在之间便不存在鸿沟：我们通过全身心的工作，使合理的成为实在的，使实在的成为合理的。但是，这一切，不论它自身是多么地有价值，一旦它自诩它就是全部的真理并宣称垄断我们的活动时，也就免不了要面对重重困难。为什么我（对自己的意志负有责任的我），激励自己追求某种目标，并把自己的精神完全奉献给这种目标——如有需要，还要甘愿牺牲自己——而得到的结果和自己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关系呢？的确，即使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我们果真能够在这种共同的利益中得到满足吗？富足，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能使我们幸福；因为当我们将一个敌人——悲伤与需求——打败

时，另一个敌人，也是更厉害的敌人——空虚和无聊——又出现了；而且我们看不到，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怎么帮助我们同这些敌人做斗争的。事实上，如果一种文明以推动和促进人的直接利益为目标，它就势必会打上贫瘠和荒凉的烙印。这种文明不会使人的本性得到激励和提高；它甚至不会去努力争取效果。它只接受认可它的人。它只能利用和使用现有的能力，即使是在它最成功的时候，也只是附人类身上的衣服。它从来都没有成为人类精神武器库中绝对需要的一环。它永远不会为他打开一种崭新的、纯洁的和强大的生活。因此，人的内心生活里难题依然存在，把生存（不能用自然主义去解释它）等同于个体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渴望，人无法彻底消除它——如果他希望自身具有创

造力和独特性，希望与宇宙建立起某种关联而不只是纯粹的外部互动——那么，任何放弃思考这些重要问题的运动都毫无价值可言！这种由纯粹人本主义文化所产生的自我意识的活动，是何等地虚幻！真正的文化从来不会局限于在物质的层面追求幸福。纯粹人本主义给人的生活带来如此多的问题和对立，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劳动和牺牲，它不能使生活变得容易反倒让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在一种相对简单的环境里实现无忧无虑的舒适状态，难道不比在高度文明的条件下更容易吗？那么，如果人生的目标只是世俗的物质满足，文明就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而且归根到底是自相矛盾的。

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还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之上，人类的交际活动不

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局限和限制，继而
对精神创造形成局限和限制。从而给精神
带来无穷的伤害，并摧毁它的内在的活
力。精神的创造，无论它在何时何地以何
种方式展现，只有在它的目的被全部接受
和追求时，它才能成功；而在那些以社会
为目的忙碌的文化中，它不过是作为一种
为人类造福的工具存在，没有人会对它关
心，使它沦为功利服务的侍女。真正的精
神创造，是被内心某种动机所激励，只顾
取得胜利而全然不顾人的好恶；然而，单
从社会的立足点看，假如这种好恶是普遍
的，它就是最高法庭，对于他的判决是不
容辩解的。数量取代了质量，所以普遍意
见更成了好恶的仲裁者，精神创造根本
不能自发性的生存。除非心灵深处被打动，
而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允许个体自由发

挥、注重自己的特殊爱好时；但是，即使拥有最自由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也不免要压制个性，把所有人的个性都降低到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些真正追求精神的艺术家，总是要求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永恒价值，追求一切独立于偶然性和变化之外价值；正如斯宾诺莎要求的“侧重恒久性的视角”那样，这种要求已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被现时代的环境所奴役：必须符合人的情绪的改变；因此，由于不断地被重新矫正，即便是神圣的行为，最终也必成为一个时尚的问题。当然，我们假设它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保持其一贯性，而且也不局限于像善恶和独立的真理这样完全不合时宜的概念。但是，个体有着如此多的期盼打破社会主义文化局限的东西，如果受到压制就必定凋萎和

死亡，那么这种文化就让我们生活毫无价值，而且，无论从个体或共同体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都是成立的。无论这种文化的外表和某些特定方面是多么有效，但就总体而言，它的一些方式限制了生活，使我们的精神变得枯萎，令我们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

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现时代的情形很能表明个人主义获得的惊人成功，它反对形式主义的、窒息灵魂的、僵化的文化，为生活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个体特征和行为被推到了最显要的位置，所有的社会筹划设计都在鼓励独创性和多样性。劳动部门提供了太多的手段来巩固和表现个体行为。我们看到了新的自由和新的生机，一个新流动性和丰富的资源，生活在

这里是无忧的、自由的、快乐的和非传统的。没有生活某一方面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但是，尽管它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它与严肃而沉重复杂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我们更能看到它的这些优点——仍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它的整体能否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产生怀疑不可避免，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和个人主义的局限、无法超出我们目前生存的范围时，对它的怀疑便越发的增强。因为个人主义有一个假设，即我们直接的存在等于实在的全部，根本无法超越它。个人主义既无法证明又无法放弃这种假设。

个体既然仅仅是表面生存的一个元素，那么它的存在就不过是按照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被接受。无论他的外界关系或者他的内界关系都不能给他施加任何义务。

他也不能从他的自身产生一种理想，去驱迫他超越自己的出发点。他对自己的独特的本性毫无办法，不论其本质有怎样的瑕疵和矛盾他都无法改变。同时，他也不能把个人生存看做一种更大的生活——比如说，他的一种特殊精神的表现，或者现实世界的生活的表现，他不相信自身内部发生的事件会对他外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影响。相反，他的一生必定要推动和促进表面的利益，以改善自己的境况。按着这种图式去塑造生活，我们的生活前景会是如下的情况：实在显现出丰富的个体特征，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个性，他们从中获得自我感觉、自我享受的乐趣和满足，他会拒绝任何体系对他进行捆绑。同时，他会去实现和欣赏这种结果，他的独特性越是得到体现，他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不同之处

就越明显，他得到的快乐就越大。不仅如此，个性化的趋势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一切关系中，处处都有他的印迹。由特异、独立和个性等特征而获得的快乐，激励着人的全部生活，给予生活某种内在的满足。

就这样，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它表现了生活的某一方面，它所代表的运动对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批判，我们承认这种批判不无道理。但是，当它自诩自己就是全部真理时，尽管它有令人炫目的伪装，仍掩盖不住它的匮乏而空虚的生活！我们假设只考虑它的个体不会受到命运的抑制和干扰的发展，即便如此他们仍没有可能超越自身和主观状态；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生存方式中生活，用主观的镜子反省内心的行为，虽然他们能够不断地得

到暂时的满足，但也只是共生和继承在他们的孤立意识状态中，除非放弃个人主义，否则永远不能融合成一个整体。然而，我们看到，人类具有思考和反省的特征，他必定要寻求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整体，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整体，他的生活就是一片荒芜的空地。也许他能从全貌的变化和转换中得到一时之快，但最终会令他处于厌倦和餍足状态。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主观世界里，因为他的生活范围并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会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必须思考超出他范围之内的东西——总之，要考虑宇宙的无限性。正是在这里，人才感觉到有义务决定他的立场。他必须以这个整体为依据来观察——不仅是观察，还要经历——他的生活。只要他这样去做了，他就不能不反感这个纯粹封闭的

体系：它让生活停止在纯粹的个性上，自身的能力和情感被压制在偶然和有限存在的狭窄道路上，让我们每个人都承受他的特性的约束，而他并没有能力去挣脱这种局限，缺少大家共有的真理和将心灵结合在一起的爱。个人主义的生活以及它的多样性和智谋，有着难以形容的狭隘和贫乏。

再者，我们上述所阐释的，是自身拥有强烈的个性而且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人。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又该如何呢？他们通常对自己的个性缺少兴趣，怎么会为个性的发展而感到快乐呢？即使是在那些个性强烈的特例中，他不也同样面临着因一种人际关系强加到另一种人际关系所引起的阻碍吗？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目标，只陷入自己的快乐之中，我们怎么能够挣

脱这种阻碍而进行抗争呢？如上面所阐述的那样，我们将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只是研究个体事例，而是研究它所依附的整体——我们只需问这个整体所贡献的价值——就会发现一种严重的损失，由此我们能够确信，这种生活远远不能弥补它所造成的烦恼和代价。伊壁鸠鲁主义常常会变成令人绝望的悲观主义，因为它虚空的基础渗透到它连续不断地运动中，最终将成为获取感知和经验的专利。

因此，纯粹的人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结果是悲哀的，且不管选择它两种方向的哪一种，也不论它确定的人际关系是相互吸引的或是相互排斥的，都无法让生活变得有任何意义或含量。社会主义文化所指导的生活是关注外部条件，只顾重视外部而忽视了生活自身。个人主义文化偏重于

生活自身，但因为它无法超越孤立状态和片刻时间，使我们不能拥有生活的整体，找不到它的内在性和内心世界。所以，在这里，仍然灵魂欠缺；我们的活动力也无法超越表象。这两种情况都无法让我们的灵魂具有自我直接性。但个人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和斗争能掩盖它们内容的空洞和贫乏。它们都有某些正当主张优于对方，而当它的某一点的优势顺应时代的需求时，生活就会变得专注和敏锐，生活的进步似乎成为不可否认的真实。但某一特殊方面的进步并不代表整体的前进，一个运动战胜另一个运动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胜任和具有真理。此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曾是一个时代不容置疑的假设往往会成为后来者挑战的对象，一个时代持续数百年情感的浪潮，当另一个时代

出现时，对立的波涛就会奔涌而来，清洗一切既定的事实——而且，彻底翻转它们的方向——不是组织被瓦解，就是组织将对方击败。那么，对我们人类整体来说，面对这些兴衰，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呢？

这两种类型的人本主义文化都无法看到自己的空洞，因为它们总是不断向更多的人解释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习惯，全然忘记了假设的一致性。它们预设了一个精神的世界作为人类生活与工作的环境。在社会主义文化里，个体的联合形成的凝聚力似乎找到爱与真理的真谛；在人本主义的文化里，每个单一的个体背后似乎都有精神环境的背景，推动着个体的发展。在这两种文化里，生活可以立即获得意义，但必须以牺牲现实主义文化为代价。所以，我们又像先前那样感到极度困惑，准

备逃离。

另外，还有一个不太严重的问题，这两种人本主义文化都有理想化的趋向。如果社会主义的程式被采纳，我们必须预先假设：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力量很容易组合到一起，能在一起愉快地工作，而且都能够充分利用联合体的智慧。如果个人主义的程式被采纳，我们便要预设个体本身是高贵和高尚的，只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感兴趣。要想使个体变得高尚，则必须用某种信仰来弥补他的缺陷。但是现时代的种种运动留给我们的印象，个体真具备这种信仰吗？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拥有一种横扫一切的激情，拥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攻击本能，拥有一种降低所有文化，降低到他们感兴趣和能理解的水平的倾向，用数量代替质量，使生活变得狂暴和粗野，压制别

人的自由而自作主张，难道不是这样吗？从这个侧面我们看到了个体的什么呢？富足的无谓吝啬、粉饰的自私、毫无意义的自我专注、不惜一切贪吝、无端的攻击、令人厌恶的虚伪、缺乏勇气的大话、对精神任务的冷漠、对个人利益的过分勤劳等。所有这一切都太过明显了，令人无法忽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只是粗略地谈论人性的伟大和个体的卓越，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的领域，他们就能给生活带来幸福和伟大，我们就能有一种显明的信仰，一种最容易被别人攻击和批判的信仰。如果说宗教信仰让人得到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的话，它至少还可以要求把这种信仰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可能性上。因为它从不把感官经验和现实画等号，所以它的主张便自然不会与感官经验发生直接冲

突。但是，在对人的信仰上，这种冲突就难以避免。因为它不但要求我们相信虚无东西，而且还要求我们在经验的范围内，承认与亲眼所见完全相反的东西。

再者，历史的运动既然不能够影响我们最根本的生活，就不要再对纯粹人文主义文化抱有寻找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希望，这种文化即便可以实现它的目标，也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在现代，它已经如花一般自由自在地绽放，成功地把生活之水引入它的沟渠之内。但是它越是孤立和排外，拒绝历史过去几百年对它的影响和干涉，它就越无法得到历史给它的有益的补充，就越能清楚地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它便越发地失去它的影响力，从而导致自身的衰亡。

目前，我们越发敏锐地意识到这一

点，对世界种种局限的强烈不满和对世界的厌倦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种比自己更高的目标可以追求，不能体现到在追求目标过程中比在感官经验下更优越，并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生活将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切断与扩大的现实世界的联系，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范围内，人的生存只能忍受在狭隘和卑下的小空间里，连他生命的本性也会就此隐藏起来。因此，今天听说的一个又一个的超人，如果在感官世界和直接生存的范围里寻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人的本性被紧紧束缚和围困，不可能仅靠一句话的魔法就能使他的生活和命运得以更新。所以，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与现实文化决裂，要么放弃追求内在本性的提升、放弃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这一希

望。只有肤浅和毫无价值的哲学，才会认为有第三条路可走。

(1) 伏尔泰在《赣第德》（*candide*）中写道：“工作赶跑了三个魔鬼：无聊、堕落和贫穷。”

(2) 这里引用的是孔子《论语》中的语句，西方将《论语·雍也》中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译为“Choose a job you love and you will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your life”，直译为“选择你所热爱的职业，你便再也不必工作了”。

回顾与展望

前文探索的结论

根据前面研究的结论，我们承认今天的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觉醒。正在困惑于一个更高等的世界的真实性和现实性，迫使它把主要精力用于直接的环境，希望在那里找到稳固的立足之所，并能够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实现人生的所有可能性。对它而言，直接环境是完全确定了的事物——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明亮确定。但是，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它完全背向了我们的预期，与我们所期望的刚好相反。如果

我们试图将直接经验统一，并综合我们的各种运动，那么我们会陷入种种矛盾，被各种相反方向的运动所围困和拉扯。每种运动的进一步分裂，都让我们深陷在对立的旋涡而茫然无措，我们正在感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安和不确定性。我们并未找到我们所希望的安全性，相反，脚下曾经坚固的土地却崩塌了。当我们努力地想把精神生活建立在我们认为非常了解的东西上时，它却越走越远地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曾寄希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些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运动却让我们得到了与希望相反的结果，而且那些我们希望获益的地方却让我们损失更大。

诉诸直接经验让我们不得不面临如此的问题：我们是在人的幸福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还是在与人的幸福无关的社会团体

中寻找生命的意义？采用后一种方案有两点优势：传统学说的土崩瓦解激发了人们对人的能力的质疑；无限宏伟和充满生命力的宇宙，向现代的观察者们展现了它的魄力。但是，这个概念仅仅可以做一般性陈述，如果进行更进一步、更详细的阐述，它之中难以调和的对抗就会显现，即个体本身感官和思想的对抗。思想和感官均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直接经验；都希望成为所有实在的唯一源泉，并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模式。于是，就出现了关于人生的两种答案，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前者得到公认的主张是人与自然的连续学说，有利于技术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后者的主张是让思想从感官彻底解放出来，有利于丰富我们的劳动成果进而丰富整体存在。这两种进程是现时代最

突出的特征。尽管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有着很大的成就——就它们开发的能力和取得的成就而言——但它们都不能囊括整个生活并给它一种意义。在它们理论框架下成长的生活无法补偿生活带来的困苦和烦恼。自然主义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人们，将其视为无意识的机械的一部分；理智主义则认为人不过是思想进化过程中的容器、工具和器械。两者均不把生活的发展归结于人，不把人看作生活的主人和推动者：一切事情发展都与人无关。在骚动与喧哗的社会里，他的灵魂是空洞，生活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个人濒临灭亡的危急关头，极容易唤起蓬勃蔓延的欲望：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的自身，把人当做人看待，把人当做生活中各种活动的中心，把他根据自己的利益合理分配时间和

满足心灵愿望的权力归还给他。这里好像是充实而快乐的生活的美景：没有疑虑和晦涩，不被复杂的问题所困扰。但是，也同样因为在这里，运动的发展显现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潜藏在这个运动中，这两者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双方都在阻碍对方的发展，削弱对方的信仰基础，双方都只是在消耗，都无法给生活以精神依托或令人满意的目标。按着社会主义的图式塑造生活，生活就只具有外部的行为；社会主义决不会把外部的获取变成内心的利益，因为它从未给生活以灵魂。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把一切兴趣集中到个体身上是不可难免的。但是，由于直接环境严格限制着个体，它就无法构成一个整体，也无法将精神全部集中一点上，他的

生活成为一个一个的断片，破碎的感情和冲动——像流水一样瞬间而连续地发生着。也许这些经验可以带来愉悦和欣喜，但是这种快乐背后的空虚不可能永远潜藏。与事物整体有关的任何问题提出，都能揭开它缺陷的遮盖布。但是，只要有任何思考又怎么能避开这样的问题呢？

因此，企图建立一种纯粹实在主义的文化注定要失败。如果它的倡导者继续宣称是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借用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劳动中发展起来的精神氛围，不断地填充他们的不完善体系，这种精神氛围所带来的深度与自信，是纯粹实在主义文化所不能具备的。不仅如此，他们借用的不仅不是产生于自身，还与他们所实行的路线相矛盾，如果尽管矛盾，但对他们仍是不可或缺的话，那么他

们自己阐发的观点，势必会被自己推翻。因为，这些体系想体现它的独特性，便会竭力和粗暴地排除一切补充给它带来的影响，这样就会越来越狭隘、不足和不可靠。就像精神特征中所常见的那样，表面的胜利越迅速将预示着内在的毁灭也越快。

我们已经探讨过实在主义文化的类型，除了上面所讲的，就不可能有其他类型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都不能给予生活以意义与价值，如果它们的冲突猛烈而无法调和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文化是有缺陷的。它把生活抛向两个互相对立的极端。时而让人回到自身那个冰冷的世界里，时而又让人摆脱狭隘和愚昧的人际关系，置地到辽阔无边宇宙中生活。找不到一处可依赖的稳固

的根基，没有一种合理的综合，没有一种生活可以补偿所遭受的困苦与烦恼。当我们回忆起当初这一运动诞生所寄予的希望，眼前的失败更是让人垂头丧气。在生活前进的行程中将这一希望打碎了，被打碎的还有一切期待。我们追求确定性，却陷入了可怕的一团糟；我们寻找整体的人生，却得到了破碎的、对立的生活；我们渴望和谐和愉悦的生活，却看到生活中到处都是冲突、烦恼和忧愁。

既然这样，这种痛苦经验让人们不能不去寻找别的出路，那个曾经把人的命运与上天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旧体系、曾经是人们希望可以成为向导的那个世界的星辰，便首先成为人们回归的目标，我们会感到惊讶吗？在人们最终放弃那个世界时，他损失的就不只是力量和权利，所损

失的东西要远远超过这些，这不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吗？因为，把所有个体的生活限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有的个体的内在和等级全部取消，人的相对独立性、自我直觉性和自省的可能性就必然会被剥夺，也就是说它的热情、高贵和尊严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剥夺。如此这般压制和贬低生活，就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抗。宗教情感被重新唤醒，甚至某种旧的唯心主义也有复活的倾向，这就是我们现代生活所面临的形势。重新回到简单的旧体系的生活令我们无法想象。无论现实主义文化离最终的结论还有多远，这个运动，以及由它延展开来更伟大的当代生活运动，已接近了它相当一部分的本质，我们的生活标准和自身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鸿沟已经非常宽大，简单

的回归到旧体系已变得不可能。因为，旧的宗教和旧的唯心主义已失去了它精神的直接性，不可能再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接纳。细节上的争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已显得无关紧要：那个所谓的上天世界是真实的存在还是幻想——只是把我们自己的存在投到宇宙无限之中去？事实上，这种说法太简单化了，因为宗教和唯心主义都曾经改变过和激励过人心，无须进一步论证，它们绝对不是梦幻的结果。在我们要紧紧抓住的东西和必须放弃的东西之间需要有一分界线，但我们将在何处区分呢？我们经常会发现，那些早已无处容身的旧教条混进了我们的新学说，对新学说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让我们的精神面临不诚实的威胁，难道不是这样吗？有多少不切实际的言辞、虚假夸大的激情、博得人

心的自欺与所谓的宗教复兴结合在了一起？我们需要对新旧体系有清醒的认识：人能否打破局限性，如何克服个体存在的局限制，如何进入一种更高级的生活。只有这些问题有了确切的答案时，我们才有可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虽然我们今天再次重视对宗教的重要性，但我们仍不确定应该如何理解它，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两个对立阵营。一派把宗教视为思考和审美的对象：希望摆脱人的渺小和摆脱日常生活的琐事和困苦，缩短与无限而博大的宇宙交流的距离，向我们预示宇宙神秘奥妙，感受——如果有可能的话——宇宙的美丽。另一派则强调宗教的道德范畴，他们认为，宗教可以使人摆脱灵魂分裂带来的痛苦，使他们脱离苦难

和罪孽，为自己找到一种无比纯洁的新生活。这两派的思想相互交错，混杂在一起常常难以分辨你我。这种混乱的文化怎么能够战胜像现实主义那样体系化的对手呢？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一种痛苦和困惑的状态中，纯粹现实主义的文化掠夺了生活的一切意义；回归旧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停止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也办不到。我们面对这个尴尬的时代又无法泰然地接受这一切，看一看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就会明白这种状况是多么地普遍。

令人困惑的现状

如果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节奏，仍是过去那种衰弱无力缓步前行的话，我们就

激发不起情感的体验，上面所说的那些矛盾和不合理现象就不会那么严重困扰我们的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对人生的意义问题不会感兴趣，没有答案也不会失望。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绝对不是一个衰弱无力的时代，它的活力四射，驱赶着人们在进行着最紧张的工作——劳动的成果颇富成效。它的情感强烈而深刻，且正在没有疲倦地快步向前，它的本质也是具有革命性的。如果个体专业化的成功并不能影响人类整体的结果，如果我们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实质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那么面对不和谐的现在生活我们就无法坦然。事实上，那些不能战胜复杂境况的人，或者无法调和这些烦恼的人，实在不能有什么独立的能力。有些人因为内在生活的缺乏而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和持续不断

的运动里，试图用这种手段慰藉自己的心灵。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人的终极目的是完整地实现自我和感觉自我，并为这种完整性填实一种内容，而这项内容是单纯的工作无法提供的。因此，很多人专心致志沿着和一切希望与情感有密切关系的道路，去努力探寻人类各种本性的满足。但在这条路上他们无法获得进步，哪怕是他们认为的进步，却消耗了他们过多的精力。有人巧妙地取用了一些超过生活内容所应有的东西，结果得到的是一种虚荣的生活，这种生活缺乏内在的真实性，而且它的本身并不能让他得到满足，得到的只是外表的满足。

于是，人类的整体变得更加分裂和困惑。方向各异的社会生活潮流越走越远，最后失去了一切关联。互相冲突的运动有

各自的活动空间，有各自的现实理念，也有各自的评判标准，而且以各自的方式处理生活的问题。没有共同的精神价值标准，一个人所认为的黄金，在另一个人看来则是铜币。如果不是历史的和社会的精神氛围的渗透缓和了这些冲突，如果我们的差异不被一种共同的语言所掩盖，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与邻人的内心世界都是绝对隔离的。而且越是想把我们的生活合为整体并赋予它意义，人与人之间这种隔膜就越深。当我们置身于友谊和共同事业时，这种内在的分歧就成为人性弱点的根源。它阻碍我们共享经验和创造性天赋的发挥。另外，每当讨论人生的重大问题时，因它固守肤浅的理论和对问题不负责任的否定，损害了人的自由创造力并由此造成了道德力量的损害。进

而造成人的精神的混乱，在处理人生这种重大问题时变得草率，导致得到的结果与现状真正需求恰好相反。生活在这个范围里的人目光狭隘，因为他的精神色盲，他只能看到他自己活动范围内的东西，其他的经验和印象——无论如何深刻——他都一概看不到。这样的人，可能通过赞美他个性的伟大与尊贵，而去自由发展他的才能和爱好，但他对今天正在蔓延的极度自私和盛行的软弱放纵，却视而不见。感官运动的自由发展为他所称道，被认为是回归纯粹自然，虽然现代的感觉主义宣称它不过是文明生活的产物。在这种极度混乱中生活的人，看事物仅仅看它的表象，他完全不明白任何思想都是有前提和推论的。最直接的矛盾在他极度混乱思想面前也无计可施。比如，为了科学，他可以极

力贬低人类而将自己等同于低级动物；而为了政治和社会，他又会在现实生活中拼命地鼓吹人类有多么的伟大和尊贵。并以此理论作为他的行动准则。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没有精神直觉，像理性与自由、进步与发展、内在论与一元论之类的东西，他也能够充满热情地去对待，并能从这些纯粹的抽象中收获满足，但他不会用心去阐释这些理论或证明它们的合理性。

局限在这个生活的个体，虽然获得了一些好处，但对整体的人类来说，显然是一种灾难。人类不可能甘心听从一种可能毁灭它的理论，尤其是在人们的兴趣向新的方向转变之际。我们会发问，活在宇宙中的人们，是否应该拥有一个特殊地位和任务，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能否把幸福和安

逸放在一边，个体是否应该有一种他必须承担的责任。对这些问题的质疑，必定让我们陷入痛苦之中，意识到我们对广阔宇宙的无知，意识到我们自身天性的难题和冲突。我们犹如连珠炮一样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提出，它们的能量就开始聚集，将成为我们支配一切的唯一兴趣，从而改变我们生活的趋势和方向。我们承认，现在社会因为过分地强调实际工作的完成，而忽视了这些重要的问题。劳动的辉煌将其他兴趣逼退到角落里。但是，不管劳动威力有多大，都无法阻挡心灵对其他权利的拥有，虽然心灵自身也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情况，但它在给自己增加困难的同时，也为精神的纵深发展进行着种种努力，生活模式的改变再次具有可能性。这项运动使那些走到古代生活模式边

缘的人们格外振奋，引起了精神的巨大改变，这些变化从基督教得到了体现——这种体现很多方面受到现时代的影响。当时许多被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现在成为了神话，成为遥远而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但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事物背后，还是否有一个确实的问题——一个人类不可能永远忽视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疑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做更详细的阐述；不过，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直接环境论所鼓吹的那些辉煌的成就，如果不能给生活以意义与价值，人生问题便显得格外沉重；事实上，现在的生活已陷入极大的矛盾和痛苦中，这种生活曾试图从直接那里得到最终的答案，但结果它的愿望落空了。现在，这种结果已经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放弃理性，

要么改变生活。从大的整体上来看，一切延缓措施都无济于事，我们十分明白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已经对纯粹现实主义文化丧失了希望。

预言一种正确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所论述的生活图式全部是否定的回答。但我们否定的并非全部生活图式，还有一种图式我们应该给予肯定的态度，我们有理由对这一图式抱有希望。在精神问题领域里，每个“不”的后面，常常会有一个“是”。“是”通常是不太明显的和不确定的；然而，它虽有许多的不足，但仍然是一个“是”。某些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得不到，也未必会感到遗憾，除非对它的渴望已转变成我们的本性，除非我们有一种愿望正在追求从来未曾获得

的满足。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和这样的渴望存在，即便实现不了目标我们也不会感到悲伤和不安。比如，印度的教徒用他们合乎逻辑的想象力发现，与永恒无限的宇宙相比，人类的生活是空虚和短暂的，如果这一发现会使人悲伤的话，只能说明人对其短暂性说法无法接受，不想成为短暂的事物，而要通过思想永恒性达到永生的目标，并分享这种永生。人类的这种缺陷本身不正是他的一种伟大吗？如果仅仅是时间没能得到满足，就能证明没有永恒的东西存在吗？基督教教徒慨叹人的道德缺陷——甚至慨叹人的彻底堕落——结果导致他们抑郁和消沉。但是，假如我们不认为人有道德本性，不承认有自由行动能力，不相信人的自由行动能远远超出机械论的范围，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对道德做判

断呢？也许“是”远不如“不”那么明确，但如果没有“是”只有“不”，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了解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缺乏任何实质的意义，已成为人类的严重缺陷，成为人际关系混乱的根源。但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说明一个事实：人类的本性深处便有这么一种渴望，这种渴望迫使我们由内心开始来探求生活的真谛，并使生活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因此，我们务必小心，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完善和矛盾重重而鄙视它。它的不完善不正因为它比其他时期要求的更高吗？它的矛盾重重不正是来自它贯穿生活的热情和穷尽生活的可能性的力量吗？有哪个时代曾这样彻底地探究全部的可能性，并把每个可能性赋予心悅的信仰和热情而如此努力过？从未有哪个时代产生如

此多的新经验，从未有哪个时代在如此宽广的范围里用博大精深的知识来探究人生问题。所以我们坚信，从那些存在缺陷和被否定的理论中，定能找到一种肯定的答案。

这些理论存在缺陷和被否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我们自身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矛盾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内心，这就很有力地验证了我们的力量。那些未能满足的要求不是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是从我们的本性上产生的，它给我们指出了必须努力的方向。凡是没有心存偏见的观察者，都会对目前状况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在一切抗争和混乱的背后，都有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试图通过它们实现，充实它们以力量和热情，然后，又不满地失望而归——这是毋

庸讳言的。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的东西在搅扰，而我们又没有完全觉悟，才使我们陷入如此不安和困惑之中。再者，各种类型经验用以彼此破坏的能量，同样显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统统一的方向运动。面对如此众多的运动，我们能够加以批判和评论，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优势。依附于一个派别只是某个个体，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必须超越这个局限。因此，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处于一种极为不安的状态，混杂其中的有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一种新的生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趋势，但还不能完全得到肯定。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它还不能完全地成为我们自己，缺陷和否定正在全力地反对它。

然而，这些一般概括性的概念，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如果我们是为了追求工

作的进步，则必须是问题明确和突破点清晰。从寻求人生的意义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问题和突破点，它让我们知道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及努力所行走的路线。在此详细阐明关键点将有利于我们认清局势。我们对生活的意义的问题模糊不清的原因，是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将我们分裂了，任何一方的特定信念都不能吸引人们普遍接受它。

坚信一个不可见世界与专心不二地探究直接环境之间似乎如水火般不相容。可见的世界拥有诸多的可能性，却不能满足人性中某种迫切的需求，即使倾其所能，也不能给生活以意义，这一点已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坚持寻找生活的这一意义，就必须从直接环境无法达到的

深度入手。但因此认为不可见世界具有重要性的话，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我们满意的呈现方式。过去的基础已经不能令我们满足，由它们指导建立起来的生活太过狭隘，历史发展过程中给予我们直接环境相当重要的地位无法从它们那里得到体现。因此，我们急需找到这样一种新生活：能为人理解的具有二元性的生活。也就是说，既保留不可见世界的和谐与稳定，又不损伤直接经验的现实特点。面对这样的要求，如果扩大和补充实在的范围，如果对生活的层次不具有区分的能力，我们就无法实现它。这一切是否能成为可能，尚待我们去检验。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必须记住的——如果不可见的世界真的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广度的话，它就不仅仅只是人类渴望的对象，也不仅仅只是从

我们有限的经验中费力抽取出来的推理和判断；它一定是个完全独立体，存在于它自己的生存权利之中。但是，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沿着现有的特定路线发展，而且我们还能够从中找到生活与存在之间的非衍生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同样，对于生活的塑造，我们再次面临两种难以调和的敌对倾向：一种力图把生活拉进世界，另一种则把注意力集中到人身上。前一种倾向，不断地使用人类但又不断地摧毁他的自我和人生价值，把一切成就归于宇宙的进程。该体系的性质与思维辩证法一样在这方面都有致命的缺陷。而后一种倾向，将人作为中心点，只关注人类的形态，结果导致一种非常狭隘和匮乏的生活，暴露出渺小而卑微的人

性，而人们面对其卑劣却无力抗争，所以它不可能是人类要寻找的答案。假如对立的双方都能证明对方的不充分，假如世界太冷酷而人类又渺小，同时也无灵魂存在，那么所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放弃这两种互相对立选择，寻找一种可以超越对立的生活体系。人类必须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的同化世界，使其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必须在其存在里找到一种精神解脱，摆脱狭隘的生活空间的限制。当人和世界能够如此有机地相结合时，他们的状态将马上不同于以往，也许它们的整合可以超越生活中的对立。这种扰乱和分裂我们生活的对立，对世界而言，是自然与理智的对立；对人而言，是社会与个体的对立。

现在的争论点——整个问题的关键点

——就是，人能否从精神上超越世界，并随之从根本上改变他与实在的关系。现代文明必须正视这个巨大的难题。人类视野的拓宽、劳动的进步以及智力的提升，似乎越来越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相比较以前的简单思维，个性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曾是宇宙中心的他，被赋予上帝之子或理性卫士之誉，如今却如“海洋里的一滴水”般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完全无法接近实在，无法与实在相提并论，人类同化宇宙的一切努力都被进步文化称为神人合一，人敢于同化实在将神人合一，不也是一种见解吗？就像宗教和哲学一样，难道科学不同样是我们思想的体现吗？现在看来，人虽然无法逃离自身，但当他被封闭在某个单调的领域时，他就会为内心空虚而困扰。唯一可能解决的方法就是从根本改变

生活的观念，在他的内心区分开狭隘的生活和广阔的生活，一种是有限的、永远无法超越的个体生活，一种是无限的、可以让他接近宇宙的伟大与真理的生活，人类真能够上升到这种精神高度吗？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与价值就有希望。在今天我们至少能认识到，脱离个体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是毫无希望可言的。

此外，今天的形势会给每个思想富有者造成不同程度的悲观而抑郁影响，只有相信精神的力量，才能让他摆脱和走出这些影响。面对自然的壮阔与冷漠，我们人类在这苍茫无限中显得极为微小和孤苦，社会生存环境又深陷群情激奋而精神匮乏的漩涡，人类由于自私，被表象局限以及放任不能自控的本能，从而导致他的道德

低下；这一切世人皆见，无须回避。然而我们还是要发问：这些便是人生的终极真理吗？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对命运逆来顺受而放弃对生活合理性的追求？或者，我们能不能提出一种可靠的理论来推翻眼前这种令人绝望的结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选择了后者，就意味着要冒巨大的风险迎难而上，但这也是人类在精神上保存自己的唯一方式，歌德那句“必然性是最好的律师”的名言，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尝试重建

依 据

主题

作为“人”的个体，是不是只能仅此而已，是否除了我们以上所探讨的问题外，就没有其他让我们认识到抑或是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呢？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情况来讨论，不能一概而论。而正是我们在人生中发现和感悟到的东西，将决定我们最终的答案，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毫无疑问，我们从生活中感悟和发现的很多东

西，是有着多重作用的。在很多时候，我们对那些在生活中看不到的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甚至当我们从生活中将某种特征抽象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对象放在自己面前时，其实也并没有真正把它置于我们之外，而仍然是在我们生活本身的范围里，我们给了它一种特定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事实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逃离包含着主体与客体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逃离了这一意义更广泛的生活，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超越自身的限制，那只能取决于这种更广泛的经验的性质。

从太古时代开始，人类就一直在寻找并发现了人类各种各样独特的特性，从而确保与其他生物有了本质的区别，这就特别强调人类的独特性。我们认识到，人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更是一个精神的存

在，每一个人都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精神本质，因此，每一个人在群体生活中都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小到在个人精神的升华过程中，大到在社会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亦即在由众多的个体联合而形成的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本身这种组织形成的过程中——在这一切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新发现、新感悟，这些新发现不仅使人类感到足够的优越感，而且更能从中获得无比充实的人生体验，如同一次美妙无比的旅行。

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却越来越感到不自在，无论是受自然规律对我们的制约，还是我们本身的人性束缚和限制，都使我们对这一新发展的意义和可能性产生了怀疑。尤为突出的是，我们发现它所提供的内容和我们由以了解它的形

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尖锐的矛盾。精神生活循着自己既定的方向来规划和发展着，正在试图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并在那里建立无上的威信：它所提出的那些真理，似乎根本不会受到人类的现实遭遇和变化的影响，更不受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的影响。它以一种极高的姿态声自称远远高于人的一切奇思异想，并且能够控制和支配它们。它甚至声称可以提供一个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成就，但是结果却发现人类的很多成就不仅达不到其标准，有的还一塌糊涂。然而，这样的人在与他有关系的场合里，也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制约，他不仅要服从自己的本性，而且绝对不能超越。在思想的游戏里，他完全可以创造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那里肆意想象，不受约束，但是，这种乌托邦

式的计划基本上很难在现实世界实现，很难开启新的真理，如此，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就会使创造者失去希望。乍看起来，他想要使自己所创建的世界成为独立的，这不过是一种不合理的一相情愿而已。这样一个虚无的世界，无论它对人类有多大的益处，也绝对不会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世界，更不能获得普遍坚实的基础。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是以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处事方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所以，人类彼此有着复杂的关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但是毫无疑问，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拥有的共同世界，决不能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决不能有大家有所共识的真理，在任何地方都能通用。但是，如果真

是这样，人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单一的个体在行动，没有理解、协作，那么这样如何能创造出灿烂的科学、文学和艺术成就呢？真若如此，这些东西甚至都不可能成为我们人类追求的目标，也就永远也不可能创造和实现了。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想到并追求、创造、实现了它们。虽然我们所做的努力并不圆满，但是却是极有效果的，已经引起了很多变化，不仅使人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人类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人们不能单纯而武断地将其解释为——幻觉。所以，我们将要直接面对一种明白却又无法忍受的矛盾：那个想要创造一个独立世界的努力，好像仅仅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而想当然做出来的，不过是一种屈从于自然生活的结果。如果真是不独立的世界，如

何来如实地表现其真实情况呢？如果没办法摆脱这种依附关系，或者说，我们没法超越我们所发现的这个世界的话，那么，我们所谓一切精神发展不过是浮云罢了。任何精神的东西都无法逃脱自称是某种东西，可是却又无力成为该东西的矛盾，故而它便无可避免地处于一种虚妄不实的状态之中。

很多人都尝试着逃脱这种矛盾，但是，他们的结果大多是再次陷入进去，导致进退两难。或者是，人身上的某种独特的特性借助人的各种活动，从而会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会对他的整个感官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或者是，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制造品，因此，是一种不实在的幻想，否则，便会产生一种比人的个体本性更深刻的根源，

从而证明这个根源的存在。倘若它离开了人而独立存在，就不会成为人类特性的一部分。相反，人类必须从它里面寻找一个媒介，使自己可能介入一种普遍的生活；它必须引入一种与现实舞台不同的新的现实的舞台。事实上，这种现实不过是只对人类中的我们显示，但是它却不是产生于人的，因此它就不从属于人的局限性。换言之，人的精神生活其实是一种几乎虚无的东西，而我们对它的一切关注最终也会成为一种幻想，除非在其背后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精神世界作为后盾支撑着，在那里能获得权力，以及使人信仰的证明。如果说，在我们的生命里真有一种独立存在的精神世界，那肯定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也就将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必须面对的问题改变，而且

也完全把事物的存在秩序都改变了，后面我们会更为详尽地说明这一点。然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和探究这种改变究竟有没有对“人类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那么我们的人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

刚才我们所得出的推断显然是有公理性的：要证明他当然不能用证明假定的方法，因为假定只不过是思想链的一个环节。他既然有公理的性质，那么当然和其他的公理一样，通常只能用两种思路：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而且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要讨论我们目前所提及的问题的一切尝试，都必须要达到这一转折点，否则只会失败或停滞不前，根本没有前进的希望。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指出，这个转折点的意见便是一切精神进步所必

需的假定，更进一步讲，如果单纯的只求精神活动的存在，那就必须用它做个假定。另外，我们还要指明，如果彻底了解了这个公理，而且能将它运用得炉火纯青，那对我们的人生一定有着普遍的促进作用，以及非常积极的影响。人生的各种活动都是以这个新的起点为转折点的，如此一来，人生才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程和更好的发展。如果很多人的人生活活动都以这个为转折点，那我们就越能确信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以上我们所谈的都是比较消极的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些积极的东西。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很有必要简单回想一下，在精神生活超越纯粹的自然、宇宙，以及关于精神生活、关于人性的一般观点的变化。精神生活如果要想摆脱我们

的局限性，它必然要表明它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在本质上的普遍性。然后，这种普遍性所含有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除非精神生活不只是已经存在的实在的附属品，而是实在本身内容的展现。由此，实在才能获得自创权而显示出一种绝非自然所能显示的深刻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而我们经常将自然图景描绘清晰，就能显示我们是以各种互相联结的元素的集合。同时，人生的根本生活观念也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自然领域中，人类的生活更侧重于外部，主要是关注如何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维持相对永久、独立的地位；而现在，它就只关心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如果不满足于那些发展和变化，也可以在自我发展和自我开发的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的人

生不至于花大把的时间在迎合世界的节拍上，这实际上完全是多余的、毫无价值的；而是要超越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的方面，并且通过两个方面的互相作用来将生活的整体质量提高，把以前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全部都终止掉，弥补以前的各种不完满。人生只有在有了积极的自觉性，并且可以把它看做一个整体时，我们的人生才能得到一种全新的升华。不过，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内容的详情，那么就必须从一般的考虑，诉诸于通过思想的作用得以系统化、明朗化的生活本身的自我提示。只有认识了整个世界本来的面貌，才有可以改变世界的全景图；而通过自我的修养和提高，便会推动世界向着更加美好化的方向前进，使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经验告诉我们，实在界通过

两种形式显示给我们：一种是以自然的形式，一种是以精神生活的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二者之间也是有差异的，它们不是同时进步，自然似乎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而精神生活却发展缓慢。没错，精神生活的发展的确较慢，它却一直在进步，随着世界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但是，当我们在谈论这种进步的活动时，一定不要误以为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原因是，在变化中有了自我意识，实在界从根本上就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不能把它理解成自然的简单延伸，更不能理解成根据简单顺序和共存排列所做的记录。如果在这种变化中注入了新的、独创性的东西，那么，整个世界的进步就不仅仅是发展那么简单了，而是自我发展。无论是自然的舞台，还是精

神的舞台，最终都落入到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之中。生命发展的形式和进程是一层层递进的，最终随着自身运动的驱使，便会在我们的世界中得到完全的实现。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和精神是两个独立、分裂的世界，也不是说它们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必定在某些时候会相互交叉。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屈服，甚至牺牲精神与自然之前，否则，就把它两个都看成抽象的形式概念，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只要搞清楚了这两个阶段的存在，以及其在世界运动中的进步性质，那么就可以明白人类生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生活中这两个阶段的联结处，也就是在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地方。人类当然不仅仅只是演戏的舞台。我们人类的诸多行为，

对于实在界的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有时候人类的活动可以左右一切。

如果实在界的开创力、创新能力并非是人类主动的，而人类的行为是被它所鼓动的，那么，人类能不能自在地参与世界的竞争，能否超越某些领域而获得自觉性的实在界呢？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更多地讨论便可以知道，人类是不可能超越自然的，除非将我们自己解脱出小我的境界，而承认精神生活与实在界的意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直接获得的东西，是永远也满足不了我们内心深处强大的欲望的。这样的人生，实际上是最具真性情的人生，然而却还没有达到人性的本质；如果我们从精神世界获得了人性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探求人性的真谛。而这种探求，我们并非要舍近求远去寻找，而是

要回到我们人类自身，并由此来完成我们的自性。如果从感官经验来看，我们对人性的探寻是极为强烈且永远不会终止的。另外，因为承认了精神生活的独立性，那么它显然要更为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承认会引发新的责任观念。我们不能再把注意力仅仅停留在那些特殊的人生体验方面，而是必须以改变整个人生轨迹为目的，必须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从烦恼和沮丧中解脱出来上。虽然那些高尚的理想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普遍的思想，然而，这样的理想仍然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

事实上，我们人本身便是一个大难题。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可以灭掉他的本性。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一种特别有限的存在形式（即附着在他身上那种纯

自然的东西) 接触到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这种接触会引起碰撞和斗争，可能会使整个生活由于相互冲突而处于紧张状态。我们知道，一旦人的生活欲奋力摆脱其本性的时候，它便会被极大的不安所占据。

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方式，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经验中不同世界的这一会合。我们对精神的真理无甚兴趣，除非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我们所排斥和不认同的东西。另外，为了提出有效的号召，它必须植根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并帮助这一本性继续发扬光大。但是与此同时，它赫然以高于一切的姿态高凌驾于人类的弱点之上，它具有或至少可能具有主宰人类一切目标的力量，我们无法根据任何其他的观点来解释义务这个观

念，解释激发一切独特的精神劳动的理想。这些标准不容违反，对我们具有强制力，虽然这种强制力并非来自外部，但是在我们的本性中仍然有其地位。它们还表明这一本性如何区别自然感情的直观性，精神的价值标准履行同样的职能——它们断然区别于一切仅仅出于快乐和功利的考虑。它们是我们的，但又不止是我们的，它们通过种种努力把我们提升到单纯人类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同时，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又比任何其他东西所可能成为的更内在，也更本质。

正是这条思想路线第一次显示了人所进行的自我批判的意义，既包括对他自己经验的批判，也包括对更大的历史世界的批判。那些所有未能经受其详尽检验的东西，都被判定为无法令人满意且未经证明

的，而且，人们像康德一样，越来越想把它运用于生活的最深层结构。但是，批判如何可能超越纯粹主观推理极不确定的状态？倘若人的本性中并不隐含某种支配所有任性的想法和意见的标准，它怎么可能会产生任何新的东西，怎么可能拥有检验我们的工作并推进它的能力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在此走到了十字路口，一种新的理想出现在它面前，而这种崇高的目标仍然属于我们人类生活的范围。

于是，我们的生活便产生了各种分裂和混乱，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分裂，连同一种独立的精神性的突出，使得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有可能被超越，这种鸿沟已经严重阻碍了一切精神生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人或世界，它们都不能单独为生活提供一个稳固而永久的基础，我

们必须把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从外部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而必须从内在将二者相互联系起来，若无精神生活的独立和它在人身上的显示，这种联系肯定是达不到的。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独立和显示，便可推出，在被提升到精神水平上时，我们被移入了一种普遍的生活，但它不是陌生的，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于是，精神世界的真理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得以实现，我们可以直接受它的鼓舞推动。反之，我们在这一更高水平上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对世界具有直接的影响和价值，有效地改变了它的构成。我们可以确信，我们自己的进步对总体的成就做出了贡献。我们的劳作与奋斗所具有的意义超出了我们有限的范围：它们将影响整个人类的幸福。

此时，我们无比期望，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连同为了实现它而对我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会给我们关于心灵，以及它活动构造的图景带来极其重要的改变。不过，我们不想在此追究这些不同的变化。我们只需要问一问：这一认识是否给生活一种真正的提升，没有它，生活便没有意义与价值。以及，它是否能从它为生活所做的新阐释和它所打开的力量新源泉得到证明。因为这样，并且唯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主要论点提供一种肯定的证明。

展开

当我们回顾前面所做的讨论，考虑到那些与我们现今的生活不合人意和混乱状况提出证据时，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值得做进一步的论述。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明确而稳固的基础，一个精神支柱；其次，我们还需要首创性，以及发明创造的能力；最后，我们需要摆脱不纯洁的动机，因为我们的生活若要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那么就必须是伟大而高尚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由于承认我们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而发生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满足这些需要？是不是可以使生活稳定、自由和高尚？是否可能用一种丰富的、令人满意的内容来填充我们心灵的空虚？

稳固的生活基础努力实现

以上我们讨论了关于基础与出发点这两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搅乱我们现代生活的分裂与怀疑。那些通常被一方看来

是无可争辩的东西，而在另一方看来却是极具怀疑和争论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可见世界的信仰，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宗教的信仰，都可以说是已经名誉扫地，而那些我们相信的、可触及的东西，却又使我们在世界与人之间苦苦徘徊：第一种情况是在自然与理智之间徘徊，另一种情况则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徘徊。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出发点问题不只是个形式的问题。我们所做出的抉择不仅决定全部努力的目标与方向，而且还将决定什么是首要和次要的。

在从旧的思维方式转为新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我们看看究竟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生活的性质：一种是把世界作为人的研究的出发点，另一种则是把人作为构造一个世界的出发点！那些比较原始的生活

是富有审美特色的，它以艺术研究为理想，自得其乐地生活；而现今的我们则更喜欢无情地解剖现实，同时以更为敏锐的分析精神来思考生活，更喜欢把现实的全部结构建立在思想的艰苦劳动之上，这二者之间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因此，我们可不能低估了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

现今那些混乱而复杂的现实情况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处境之困难，除非我们乐意受一切偶然影响的支配，否则就必须不停地留意我们精神基础的稳定性。但是，是不是就不存在这样的危险——这种稳定性可能会变得静止不动，甚至可能会过分地限制和缩小生活的活动范围呢？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来得到启示，这两种十分明显的选择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现代

的思想一直在自觉地维护主体的权利，并且积极地发展它的各种潜能，是不可能把世界作为一个出发点的，而它自己从主体或主体的某种主要特性——比如思想或道德行动出发的尝试，正逐渐变得不被人信服。如果人要成为我们在组织生活和形成对现实的概念时由以出发的固定点，他本身必须是存在着无可争议的中心。倘若他不是这样的中心，那么把他作为出发点便是一种人为的臆断。我们将很快因为这种臆断受到惩罚，就会得出不适当的生活概念，以及对我们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于是，对问题的习惯处理便使我们在两种解答之间无力地徘徊。

然而，对人独立精神生活的承认，开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里人与世界的对立原则上得

到了克服。这种精神生活的运动，不仅是世界的展示，同时也是作为人的个体的自身的经验。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生活现在把它的范围转入到了一个特殊心理活动之外的领域，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它独立地组织其自身，同时在它自己的范围内构造一个新的事实域。事实上，通过这种形式所形成的生活，并通过它的活动包容和超越主客体的对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由此而有了这样一种过程，它的各种联系、活动和宗旨全都属于它自己：它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现实，这现实不可能仅从人的官能产生，它能够表明自己超越了我们有限性。正是这从根本上提供了基本论据，使我们的确信和努力有了一个出发点和支柱。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经验的内部表现了一种我们曾

经描述过的独立且丰富的新生活。也正是这种新的生活，成为人所显示的一切精神活动形式的基础。一切精神的努力，无论其当事者是否知晓、是否期望，都需要颠倒现存的状况，把支点转移到这同一个精神立场。即使我们在唯物主义那里看到的一切精神性的直接否认，在它要求真实的主张中也暗暗采取了这一立场。

自由和首创精神的推进

我们都知道，如果让生活更有意义，有一点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自由。如果没有自由，那我们的生活便变得一团糟，而生活也就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了，而是被自然或是命运支配着，它虽然在我们内部发生，但是却根本不是由我们决定的。那种半异己的经验，如果从外部

强加给我们，我们必然会对它的要求表现出漠然的样子。而如果那些我们不怎么待见的东西竟然会吸引我们的全部精力，甚至变成了我们个人的责任问题，那么我们的生活便必然在令人气馁的矛盾中苦苦挣扎。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提的自由，却并没有得到现代人们的欢心。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人告知，这个老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事实上人无非是宇宙结构中的一个微小部分，只有脑子不灵光的人才会从这一结构中发现任何自由的漏洞。于是，自由便被断然否定了，而生活便也失去了自足性和可理解性，这一事实或被忽视，或被低估，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但是，由于我们一直坚持生活的可理解性，那我们根本不可能就这么轻松地将

自由抛却，我们必然要问：我们对精神生活所做的论述是否能更适当地解释自由这一问题。我们当然会说能，而且我们无比坚信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到：一方面，通过把真理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通过它所揭示的实在的独特内容。

为什么那些努力捍卫自由的人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在倡导一种虚幻的理想？事实上，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世界的真实图景，一种实在的图式与自由格格不入。特别是机械因果论的自然观已经搬到了人类生活和心灵的经验之中，这种讨厌的观念不会给自由精神任何的机会，但是它是不是能够正当地应用于心灵问题的解决，这实在值得怀疑。

事实上，我们若想探求生活过程的真

正意义，是不应该只想着凭借外部世界的任何间接关联来实现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它所展现出来的现象，以及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来的要求。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它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发性和首创能力，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而把另一个问题即如何使这一事实符合因果链降低到次要的地位。绝对不应该把首要的事情放在次要的位置，更不应该为了某一特殊理论的要求而牺牲掉个人的生活经验，这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我们对实在的理解有困难，这也不用担心，我们怎么能够肯定世界一定是严格按照最方便人类思考的方式构成呢？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无论谁把世界归结为一条简单既定的现象链，从而剥夺了它的自发性，都将马上使

它完全丧失掉镇静和本质。

对于生活的内容，当我们承认某种独立的精神力量是生活的基础时，我们便不再认为这个基础是我们一切活动的不可更改和无法达到的，而是一种独立自足、自我发展的生活，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便把生活提升到了同样自创性的、自由活动的水平。我们承认精神生活独立的结果，是我们使它更加远离处于当下现实状况中的人，使它成为他的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但是同时，他也会更加努力实现它，而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一切真正的精神活动都与承认和占用精神世界有关，当然，同时也和个人的决定有关。这里所说的这种决定，它不仅仅是我们深思的偶然结果，也与整个精神世界有关。

所以，它会从各个方面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凡是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精神力量的真正表现中，都包含着这种承认、占用和决定。对此最好的证明，便是它在整个历史中使人们为保存和培养精神生活所承受的极为严酷的斗争。事实上，这种斗争至今仍然存在，它甚至侵入到了个体的生活之中。无论是在那种仅仅是外在的附加物的精神性，还是在那种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精神性之间，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看见一条清楚的界线。我们要想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了。

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个人化，首次的心灵内部唤醒了一种新的力量，使自我表现有可能达到完全的自由和自觉，而这是一切推动人类进步所必需的。这样的进步

绝对不可能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自由和直觉，是不能马上就可以获得的，更不能马上就能与别人分享和保存起来传给后代的东西。事实上，无论是谁，每一个个体都必须通过毕生的不懈努力，去重新拥有它。正是靠如此不懈的努力，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会使它不会像流星一样稍纵即逝。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连续不断的，除非受到外部变化的影响，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则根本不是这样。当人的意识离开它后，它便会衰落下去，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因为，即使它的外部形式保持不变，它也必然会成为虚伪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所有真正的精神性都涉及不同的追求，它是我们将一生的努力都投入进去的一种追求。由此看来，我们

人类的生活不只是从一个线团上把线抽出来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不断地引进新材料、不断地创造的过程。

人对精神生活的自由占用以及与它的合而为一，在以下的事实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它的发展取决于他自己的工作。这种努力给他带来了烦恼和忧虑、痛苦和牺牲。可是，却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将他与这种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从中发现真正的自我。人之所以要劳动是因为他为了追求某种更高的精神生活，然而，不管这一点如何确实，它所采取的精确形式却只能由他自己的努力所决定，而他的努力不是像一座金字塔高耸在既定的基础上。它不是按照一个规定好的方向，不受干扰的产生。因为，怀疑总是会不时地对那些基础发动袭击，甚至会将其主要

意义搅得一团糟。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不断地重申生活的精神特性，这可以从我们当下所处的境况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事实上，个体的生活同样如此。

一种精神个性的获得形成一个崇高的目标，只有通过极大甚至极其艰难的努力，并且往往要有很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才可能实现。只有当人认识到并充分了解他自己的精神本性的独特时，他才可能着手这样的工作。而这种认识，不只是一种理智的认同，还是一种自我肯定，在这一行动的过程中，整个人格都起了作用。

事实上，这些运动不是强加在偶然的观察者身上的。不仅如此，对精神生活独立性的认识，把所有这方面的努力凝聚在一起，使之更加坚强有力。因为，随着这

一认识，出现了一种影响我们生活众多方面的严重对立，在生活的各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裂和等级。如何调整并提高人的生活重心，使其能够与世界的结构和步伐相协调，便成了我们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事。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和决定，在他那个特定点的运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试想一下，提高到一种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生活水平，巩固该生活的行动本身便使他能够分享全部现实的成果与发展，与此相比，还有什么更能体现他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呢？

自然人的克制

精神的生命应该与人类直接相连，尤其是要和我们人类的强大的能力和丰富的情感发生关系，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要

求。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出人的思想，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失去由内而外发展的机会。精神生活要想更有品质，有更高的要求，那必须在物质上先要得到满足，才能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如此一来，它们一定会从根本上遭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觉得纯粹的自然主义有问题——有太多束缚或者不尽准确，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尽各种办法去挣破束缚，从而努力达到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也会得到更大的释放，对于这种努力，其实早在那些信奉宗教的人身上有过显现。在宗教神秘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人类追逐的所有目的融入到宗教之中，或者说提升到某些宗教教徒所追求的境界，那么，我们的生命便会有另一番景象，而

我们的幸福便会达到无限。

事实上，现今宗教界对此的探寻，也同样有这种趋势。之前许多先驱思想家一直欲使生命的本质不依赖于人类，也就是说一方面想让人类将其抹杀，而另一方面却要他们的思想没有害处。没错，有些人在思想上确实悟出了极深刻的真谛。然而，康德却一直认为，我们人类是要在道德的某些行为活动中寻求一种脱离人性的限制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对于一切理性的生物是相互共通的。所以，人类努力想要超越自然气质，便可以证明这是人类天性的需要，而且也已经证明，这种努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的。

但是，这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到很多不可想象的困难，因为，他们想严

格地把世界分出来两种：一种是纯粹自然的，另一种是超自然的。我们所渴求的比较高一个等级的目标，其实也不是特别明了；我们要防止较高与较低二者的混淆，也没有充分的警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冒险，其实并未有超越自然的，而是扩张自然的领域，如此一来，我们的这些冒险便不会获得任何的改变。要想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有两种极为重要的事情先要做好。第一，无论精神世界有多么大的提高，也不把它作为其他生命界的附属品，它自己必须是有生命的，是独立的，完全属于自己。第二，他必须将这种新生命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否则，生命于他而言，只不过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方法而已。

若想让以上两个方面得到满足，也是

有两个方法：其一，我们必须了解独立的精神生命意义；其二，还须了解独立的精神生命对于人类的某些启示。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说明，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轻微地改变，而是要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

只有有了这种了解，才可以使我们人生有更大的主动权，从而可以将实在界那些基本的观念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番。如果直接将人的精神生命显示出来，那么就要使精神生命成为生命的最高目标。这里所说的最高目标，其实是感官世界和现实世界，现在已经退居第二位置了。换言之，以前常有人以为要用感官世界去证实、超越世界，而事实上，超越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唯一世界，并不是来自外界的本源。精神世界一旦独立出来后，就经常会产生这种革命，精神世界来自感官世界以上的本

源；即便是那些唯物主义者，也不能不采用这种相对较高的基础，否则，他就不能用理论去建立自己的学说，凡此种种，都可以完全加以说明，而没有任何难处。

但是，既然有前面的各种讨论，我们就没有必要一一说明，统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由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使所谓的价值完全发生改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感官的权力逐渐屈服于精神的权力，是由内而外地改变着，由里的生活去观察表的生活，去享受表的生活，而不是由表的生活去观察里的生活，去享受表的生活。现在，普托莱姆的中心点，已经改变了哥白尼的中心点。

那些纯粹的自然主义者，即使去从事有关精神的工作，也是无法很好地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也不能避免心理状态与

外部环境的冲突，所以，他们也只能徘徊在这些范围中，而获得不了真实的进步。精神生命却可以涵盖这些冲突，因其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可以使人生获得更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产生不了新的思想、感情、意志等，然而却可以在思想、感情和意志等方面有所显露。既然我们寻找到了这些精神的内容，生命作用的这种进步自立于实在界的这种显露，那么，我们就超越了自然世界的范围，而精神生命的主要形式也便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人类创造的能力，从真理的本质和精神世界的总体获得某些感动，才能在人类内心得到展现，才能使人生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领域。于是，精神生命的运动、努力、经验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在他已经超越了平庸，而且达

到了更高的境界之时。

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在宗教界最容易显露出来。因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存在于纯粹人本主义的宗教与精神生命的宗教之间——一个允许人类以永远快乐的心境，由内而外地显露精神的生命，注入新元素、新价值，完成人内心的根本改变。没错，严格人本主义的宗教，虽然包括了有限关系的全部，但它还是不能称作宗教，这种“宗教”所有的元素，只不过是真正宗教的源头或是终点。真正宗教的目的，只要从特别的境界去保障精神生命的存在和胜利。只有这样，宗教才能获得其特有的独立性，才能有力提高人生的内质；如果脱离或者除去了精神的基础，那么，就会常常失去他的特质和其所要求的存在权。固守这种基础的宗教，不是要帮

助那些境界不宽广的人们，而是要给人类灌输神圣生命的无限可能，将人类拔高到无限高深的境界，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改革人类的特质。

其他各种精神生活也是同样如此。作为独立精神生命，其活动的同心协力，不仅可以帮助活动在特别方向上去发展，首先，就绝对有必要组成一个独立体。比如，以正义看做纯粹寻求幸福的手段时，不论是个人的幸福，还是社会的幸福，从根本上来讲到底有没有不同——正义就失去了一切特别的色彩。它再也不能使我们从其本身的立足点去观察生命，再也不能改变已经存在的事实，再也不能用原始的感情来震撼我们的心灵，从此只能屈服于结果的计划，反对强烈的精神紧张。它成为功利最顺从的奴仆，完全适应了功利的

要求，如此一来，便会将一切内在性毁灭了。它若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只能在他成为精神生命所泄露的物品时，只能在它成为高尚的物品而超越了一切利益的计较时。那些以正义为自己所有物的人，才可以获得精神的光荣。

如果在个人（或者说个体）的活动上是真理，那么，若是将其应用在全体文化的工作上，也必定是真理。

一种文化成为不了宣传真实幸福的工具，也绝对取得不了人类精神的圆满皈依，除非在事物的旧系统之前去主张信仰上、希望上已经发生的新系统，去主张可以唤醒时代酣梦的新系统。

我们必须分别清楚，文化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被精神价值所支配的文化，一种是被自然价值所支配的文化。文化只有

成为精神生命的特别外在表现，才能在其内部有特别的黏性，才能真使我们人类的面貌焕然一新，将我们各种文化发展上表现人类的弱小取而消之。因此，现代文明特别要求一种无穷的而独立的生命。然而，人世间的复杂关系，究竟在指示着我们何种生命呢？毫无疑问，的确没有什么能产生这种需要所引起的运动，除非信仰超越的精神界，而且信仰超越精神界的实现。没有一种运动，能长久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除非能使我们免掉矛盾，这种矛盾是要新权力能够显出强制统御的能力——这种能力绝不能得自自然的人。如果我们承认有主宰力的超越生命，就提高了社会的精神界：他使我们觉着我们与宇宙的生命相接合，能使宇宙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从前的卑小都消灭了。

在不断超越和分裂的过程中，个人的生命特性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如果高等行为与低等行为成了一种混合体，如果人格与个性等要素没有什么奇特的性质，而只是扩大的自然行动，那么，这种运动就根本没有刷新的能力。想要获得刷新的能力，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去与精神世界相接合，从中得到有益的内容。如果一经接合，那么精神世界就马上会显现在人的生活里。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人类都要努力超越旧的领域。

这一派的思想反对把救济的希望放在虽然平稳而却缓慢的进步上，现在，我们不想去追问平稳进步的观念和世界的发生原理有什么关系，也不问他和人类生活有什么相悖的东西，就应该把他看成怠惰的奸诈口实，应该把他看做使问题暧昧的原

因，应该把他看做使效力迟钝的原因。因为这种观念，是不适于人生的特别情状的。

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的感悟是极为濡滞而模糊的，如果能让这种感悟更加清晰，那么，首先就要使它变得更加明确、强大，因为这种感悟不能离开精神生活。事实上，精神生活是一个核心，想要使它对人生有积极的影响，必须使这个核心成长为足够强大的个体。只有那经由冲突和分裂引起的某些活动，能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强健，能使人生始终是精神的而并非纯粹是自然的，才能使人生完全为我们自己掌控。分析的活动，时常承认精神生命的独立性，否则，人类的精神努力必定长此孤立，不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起点，不能享有精神生命的某些可能性。

精神生命脱离自然而具有的独立性，不但能为我们人类规划出无穷的事业，而且对于我们个人也是如此。在逐渐脱离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文化与人本主义的文化，这二者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纯粹理想主义的文化，主要是来使我们的精神生命有更长远和更充实的发展；而纯粹人本主义的文化，它对于一切总是要归宿到人生幸福与安宁，结果就免不了导致内在性的空虚。也就是说，即使是人性所能达到的纯粹精神，也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倘若一经停滞，就必然会堕落，会陷入自然利益的领域而遭蒙混合不成形的痛苦。

也正是这一真理，首次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人类和个体的不断发展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进化，更是一种

从精神上的首创。

以前活动的痕迹也许还仍然留存着，可能使他没有以前做这种活动时容易激动，但是即使这样，精神生命也是不平稳和不确实的，他必须时常加以刷新和经营。不断地刷新和经营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毫无疑问它也是非常值得的。只要他能将人类脱离“自然的自我”的桎梏，又能使人不至于游荡在“无限”中。精神世界参加了实在界的活动，就能享有无限自我，然而人生的活动并不停滞于此，而是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向前发展。虽然说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然而仍然能够直接享有他曾参与建设的世界。神秘主义宣扬所谓的“无限”，完全是出于感情的，不能渗透人生的本质；而现在所谓的“无限”，就成了经营的原动力，它能从各个方面扩张他的变革

活动。

现在，我们从道德上来举一个例子：有一种道德不把精神生命看做人生的真正自我，而是把精神生命所加于人类行为的规则，看做上界权力所颁布的法律，对于这个法律，即使我们可能会尊敬它，但对它也没有深挚的感情。既然已经缺少了内在的热情，我们的行为便不能达到最高的成就。而这样的道德，也只能是管理的。如果当外界对于他有所要求时，也许即时履行义务，但是不能热心于发现新事业，不能深入未知的境界，不能用最大的力量去促进精神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当然，这种突进的行为是可以有的，只要我们觉得那些利益与我们的自身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人生，我们毕竟可以有一个更加高尚的见解，我们曾做过无数的白费精力

的努力，这些努力虽然看起来是极其纷繁的，然而彼此毕竟有密切的关系。而对于努力付出的人，实际上也是有很确实的益处。在我们将希望寄托它身上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就是我们要从各方面对某个疑难的问题加以讨论。于是，我们之前所得出的结论，此时又要成为一个问题。既然实在已经超越了一切的纯粹自然，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感受到比以前还大一些的触动吗？因为，从最原始的人生开始，一般人生所站的地位，都为那种意见——解脱人生的弱小——所斥为全不妥当。我们人类所想征服的自然，未必不保持他的不可抗的势力，而毁坏我们更高的欲望，而使之成为空漠的希望吗？

我们发现，精神生命的观念所需要的，与人类所能供给的之间好像有一种根

本的矛盾。精神生活需要一种完全的、包含其他多样的形式的活动，这样，它好去超越主观与世界，即内在的感觉与外在的事实二者之间的冲突。我们的内在生活几乎被这种冲突随意摆布。精神生命构成一个涵盖诸多方面的整体，而人性则分裂成许多孤立的个体。人类保存自己的必要，如同社会交际的紧要一样，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保持这种孤立态度。精神生活宣称他所提供的内容是永远真实而显赫的，而至于人的事业，是时而发达，时而低落。无论是人的生活，还是生活所要求的，它们都是变化无常的。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将这些冲突解决掉，但是我们仍然有办法使它们相互作用而抵消掉。没错，只要我们用洞察的眼光去发现人类的集合经验，就能看出相消作

用存在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它在我们知识的预料之中，又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发现人类精神的不朽之处。以前是由于必要的强迫，因为保存自己的自然冲动才能经营的，而现在都变成了高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已经进步了（不止一般的进步），单纯的并列体变成了有机的联合体。在以前来说它只是一种手段，而现在则是一种深藏于我们内在的特殊形式。过去一切旧的东西，在新的光明之下都将被重新解释，因此，必要的冲动对于促进人类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人类关系的一切矛盾上，精神生活取得他的基础，而且能够排除一切阻碍以促进他自己的目的。

此外，我们可以从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能看到，生活已经逐渐地摆脱了起初

支配它一切活动的天生的自私：最能表现这种解决运动的是爱情与工作，爱情表明它是如何改变了我们待人的态度，工作则表明它如何改变了我们接物的态度。谁能否认爱情是出于天性呢？谁又能低估这种天性的永恒意义呢？然而，当爱的对象从某些方面获得其自身的价值后，当使被爱者那种幸福的愿望能够直接激发我们去努力时，这种天性便被完全改变，我们天性的自私便会让位于他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曾经描述过这种改变，他指出，即使是在那些下等人的身上，也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在最初工作的时候，只是简单地为了满足我们重在的需要，如果我们要求为所付出的劳动而获得报酬时，任何人也不能责备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在这一

过程中，工作本身会使我们自身变得更加可贵：因为它建立了一种能够抵制工作者突发异想的精神联系，它使我们能够承认更大的困难甚至牺牲，它变成了我们不断取得进步的莫大力量。在爱与工作中，一种本来是纯粹的外在接触逐渐变成了内在的联系。与此同时，单纯的快乐和利用服从了更崇高的精神利益的追求。

事实上，这种自然的冲动与能量向精神层面的质变与转移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生活都是适用的。这种转移，我们可以从某些个人经验的获得中看到。事实证明，我们保持和发展这种个人的天性是完全符合我们自我保存的自然冲动。这是一项可以引起我们感情共鸣、激发我们活力的任务。但是，这个运动一旦发端，势必会远远地超越之前平凡的起点。那些分散的精

神因素开始聚集起来，并且会共同发挥着非凡的作用。我们所向往的目标因此可能脱离狭隘个人主义的利益，不仅如此，甚至可能还会反对它们。一个有组织的精神世界逐渐地显现出来，并且会越来越能激发我们工作的热情和牺牲精神。

另外，这种由低到高的运动，不仅可以从个体上看起来，而且在整个人类的整体上亦能看得出来。在最初，是外部的接触和生存斗争的竞争压迫使人们结成或大或小的群体。但是后来，这种表面的关系逐渐成为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的生活经验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善恶标准，一种共同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利益范围，使个人的地位渐渐变得坚固，同时又能将个人的自私限制起来。于是，这也同样是人类走向更高尚、更崇高的进步。

这种运动，在精神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明确的表示。在此，我们超越了存在暂时和永恒二者的所有矛盾。精神生活的真理要求不被时间所影响，然而，我们发现人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经受着不断的考验和变化。但是，有一种新的、独特的历史在人的经验中展现，使人类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之物。

他没有无视潮流去改变他而不加抵抗，他能明辨精神与自然的差异，而且可以在这其中获得最有价值的价值。

然而，那些以往时代称之为不朽的东西不管我们如何固执地坚持，并试图把它们所划的界线尊为普遍规律，试图在不同的时期找出一条同样的界线，并区分哪些是该时代的产物，哪些是不受时间影响、是世界历史上所有时代共通的内容。如此

这般历史便以一个精神世界的状态呈现出来，始终清晰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且不管所面对的局势是否能够驾驭。

另外，虽然我们因此而使生活得到提高，但实际上它与人自身的强烈意愿和动机是对立的。因为，人们通过努力获得的不过是当下的快乐与成就。不过，如果仅仅满足于此，不再从精神生活上努力，使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的话，那之前的努力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这样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要素，不仅会带有某些烙印和某些特征，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它能够重新进入生活，并起到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在改变生活的趋势上，当某个普通的运动获得成功时，更容易造成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这个运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所有附着在其表面的东西便被刻上了倒退的印

痕。比如说，我们绝对不能将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抛弃，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它所坚持的分析方式、批评原则和它对世界与人类的划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时代的精神活动是更独立而复杂的结构，它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正是这种复杂结构让心理的直觉性越来越远离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运动使人类得到的提升程度，远远超出了某些个思想家空想范围，也大大超越暂时的兴衰与成败，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其实是实现它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革命，当然也就完全变成是我们自己的革命。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成效，是让我们有可能用永恒价值对抗即时的现在，这些永恒价值包括所有时代和人类一切恒久的东西。这样便有了一个用时间评价一切的可

行性标准，凡是与这个标准相抵触或相违背的都被判定为不能产生持久性影响的立场。当然，强迫人们去认同这一标准是不现实的，但是它像所有的精神实在一样，它希望能够被人们承认和被个人占有。显而易见，我们难以理解的历史经过这样的整编，本身已经超越了历史成为一部精神史，它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暂时的、现在的制约，同时它也成为了生存暂时的现在和精神永恒的现在的媒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人际关系的范围而言，精神生活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对人类生活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促进着它向前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整体的，他们的所有行为和创造，都意味着精神生活在其中起着提升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所有困难面前的

坚持、恒久和积极，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力量是我们所需的，它的行动不是人们空想的结果。

因此，希腊思想家认为，下层对上层的渴望有一种天然性在里面，宇宙里存在着一种向上的充满爱的运动。认识到这种精神生活的特质，我们就会明白，它不只是这个运动自然形成的或固有的产物——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进化——而是有一种高级的精神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一种更深层的实在在支撑和激励着自然，如果没有它的存在，自然获得她所达到的一切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从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看出，自然和精神最终归于一个世界，有一种包容性可以超越所有的差异甚至是所有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

事实：对立矛盾的相对缓和与否，对我们来说，精神生活的存在总是以一种不能真正适合它的方式体现，所以它永远无法摆脱矛盾，它只能在这种充满对立的环境里展现自己，这种环境成了我们的束缚，令我们无法逃离。就此来说，我们的所有精神生活所带来的成就都不是怎么完美的：象征性的表达常常我们是精神生活的体现方式。在人类的经验里最初认识到精神的无限性和它的深不可测，但我们被束缚在尘世的生活里，它无法自由地得到全面展示。尽管精神生活的实质和存在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表明人类的生活是怎样令人难以置信，各种的制约与不完善束缚着我们，但是，我们绝不能把生活当做是希望渺茫和理想空洞的事物。因为，我们并不是作为旁观者对这种实质仰视和崇拜，而

是通过它可以让我们从中找到真正自我，它是我们的生活最内在的本质；当我们对各种的不完美发动攻势时，它是我们极好的出发点。同时我们并不只是身陷于进攻之中，还可以登高视察它，利用我们的充分优势，给我们生活带来保障和欢乐。不用担心任何阻碍，信心十足地勇往直前，努力提高我们的品质，超越人性的一切弱点。

对疑点和难点的探讨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精神生活的种种要求，同时要说明它在本质上能够战胜它在自己的领域里所遇到的所有障碍。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考虑它与人类经验处于怎样一种关系之

中。然而，正是这一关系引起了极大的怀疑，既怀疑为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是否有效，又怀疑根据这些要求而建立的信念即精神生活的正确性。可能很多人已经发现，他们所坚持的至高的善，从他们内心最崇敬的信仰中尽了很大的自我牺牲的力量，但最后却发现根本无力指导世界的运动，也正是这一简单的认识，从很久很久以前便让他们深陷于忧虑和失望之中，甚至还会使他们深感绝望。自然我行我素、不顾一切精神的抱负，命运却从不区分善恶：我们无比期待着的，却根本没法看到任何公正的秩序和爱的王国。即使是在完全属于人的范围里，精神生活也没有一点儿稳定的地位和可靠的主权，而是被人滥用了，被人作为私人利益或党派利益的工具。最后的一点是最糟糕的，精神生活自

已分裂成对立的数个派别，自我削弱到可悲的地步，它所做的一切集体的努力都在其源头失去了活力。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都说明它是世界进化的一种副产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它如何可能控制我们的生活并给它一种真正的意义呢？

所以说，这些都是世界强加于我们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是决定否定它，还是干脆直接将它们看成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而抛开呢？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我们所显现的趋势不是加强了这样的考虑、增加了它们的分量吗？我们一旦对这一事实有更好的理解，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是宇宙的力量，是它打开了实在的新的深度，使实在得以自我实现，我们当然会非常期待如此普遍的一个过程在它的流转中将显示出它自己高于其

他一切的运动，同时能使它们为它所用，更重要的是推动着它们沿着它所计划好的路线前进，非常轻松地克服一切人或物的障碍。同时，还可以对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分歧更好地加以控制，将它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于是，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难题时，它也就变得比以往更加难以理解——秘密不仅没有被解开，却反而被掩藏在更深的地方。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以上的这一判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只有当它强迫我们放弃前面所得的关于精神生活的结论，也就是迫使我们不再承认实在的深度应该去哪一生活中去寻找时，其结论才是有害且具有破坏性的。不过，事实上它根本没法做到这一点。可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它才可能对我们的判

断产生这样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经验世界的精神命运会被证明对其根本的性质和表现形式来说是决定性的，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可与经验印象相对原始、根本的真实世界。我们必须将内心生活的确定性建立在外部的证明上，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按照世界对我们的呈现来看待我们自己，并且只是按照世界所能承认的程度评价我们的生活，如此一来，那怀疑一定会获得胜利：如果按原貌判断事物，那肯定会从内在上将我们一切生机勃勃的冲动全部摧毁。但是，不要忘了支配我们整个研究的主要思想（它提出了不仅是现代的，而且也是整个文明化运动最深刻趋势的思想），简单点儿说，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从外部发展到内部，而是必须由内向外发展，生活

中一切事实中最重要的，那些支配着所有其他事实，确立真正现实性标准的事实，其实不是从我们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我们的经验中产生的。相比于个体的生活经验来说，它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存在本身是以它自己为基础的，而且不断地得到它本身的支持。甚至于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对立——无论大或者小的对立，那也不过是我们生活过程中的一条裂缝而已。这个过程自己能够把我们分散的感性印象组织成一个协调的整体，把它们建成一个与我们的纯粹主观的经验之流对立的世界。

如果对这一生活过程的本质进行比较细致的考察，便可以寻找出它内部所蕴含的一种独特的运动，由于它的这种活动，一种新的生活便产生了。不过，如果从性

质上来讲，那么它与由自然事件的更替所规定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运动看作一系列孤立的偶发事件，而应该看作一种有明确方向的主要趋势，它把各种各样的事物凝聚成一个独特的整体。事实上，我们不是只从一个更真实世界的细微之处看到这种新的生活：其实我们所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自我实现的劳动便是实在本身，而且，也正是由于在这一自我发现的劳动过程中，实在确立了它自己的信仰基础。在这里，生活是不依赖于知识的，恰恰相反，知识根据综合的原则获得其特殊形式，综合原则在统一生活的时候，把它的独特性质赋予了它，这个根本的事实（一个独立的精神生活由此在我们中间产生的事实）不能用来引证世界难以驾驭的方面来辩驳，不管这

些方面有多么可怕。也许它们让我们相信，真实世界的情况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符合，也许也会迫使我们从不利的方面判断世界的状况和人类所处的地位。它们也许会为我们布置新的任务，但是可以肯定它不会对以上事实的基础产生怀疑：它们只会使它的轮廓更加分明，也正是由于它们所提出来的矛盾，对于它的界定更加清楚。但是，尽管我们维护这一根本事实的普遍性和不容争辩性，尽管我们将其只是归结为主观感受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认为它能够使一个个体或一个时代信服的力量只能来自对它自己的精神资源的清楚意识和有力展现。如果哪里缺少了这样的精神内容，哪里的生活便从内部出现分裂，也就不能再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承受世界的击打，哪里世界便获得了胜利，怀疑

便显得难以克服，我们再来谈论生活的意义便成了无意义。

如果我们从历史见证的角度来看，便会很明显地发现，衡量信仰对于俗欲的力量，可以根据其精神见解的坚定性来获得。比如说，早期的基督教教徒曾经面对的是一个黑暗而势力强大的敌对世界，尽管如此，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它对他们那坚定的信仰无能为力，由于他们的信仰是由一种内在的强制力所支撑，那种信仰引导教徒们克服了一切的罪恶与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人类历史上很多辉煌的时期，最终却终结于怀疑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整体上理解它们的命运。要想战胜怀疑，不能仅仅只靠反省，而要靠生活本身的内在塑造。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空洞与虚弱，怀疑便根本不会使

我们变得消沉。从现在来看，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摆脱它们的压力，那就是内心生活的更新和重建。

可是，虽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世界上的各种压力所屈服，但是却也不能把它撇在一边，一门心思走自己的路，如同一切都没有不顺当。因为，我们所构想和辩护的精神生活，不只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也是当我们感到厌倦和辛劳时，可以全身而退的避难之所。相反，正是它自身的本性要求对一切实在的统治权，它不能放弃这一要求，不能放弃维护自身的权利，否则，便会失去生命力，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主观。但是，如果保护它的要求和权利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坚持，那么生活的意义便会发生改变，而它的问题也将需要重新表述。一旦认识到理性由于它

自身的需要，必定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取得胜利，不过，我们现在的世界却不是让它获胜的舞台，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不是整个实在，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在它上面进行理性之战，但是却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事实上，我们越是确信人类利益世界是有限的，是正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的，那么我们对于尘世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性质所做的评价就越是谦虚。倘若我们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一个片断，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它会澄清一切疑团，这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还会有许多毫无意义的可能性。

另外，就算在现世生活中也不乏有这样的经验：一开始被我们看做障碍的东西，到后来却有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有益的助力。我们很多时候对生活的否认，常常

仅仅是因为我们用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去评价。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其实极其简单，那就是我们想通过它来使我们变得幸福，而且我们通常把成功和舒适的生活看做幸福生活的主要标准。如此说来，也难怪我们常常会感到失望了，因为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如果这样的幸福不是我们最高的生活目标，即使被完全承认仍然不能让心灵得到满足。如果一种内在的稳定和进步、一种性格的深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对生活所带来的结果所做的判断确实可能不同于现在，我们甚至可能会开始重视曾经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冲突或可耻的穷困。

然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单纯地靠可能性是很少可以

吸引我们的，除了实在本身的鼓励和支持外，它们是没有力量来帮助我们的。只有当忧患和纠纷不再只是守护心灵，而是积极地促进它的美德时，这样的支持才有可能会出现。因此，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样的促进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有的话，它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赐予我们的。

如果无视一个对抗的世界所可能做出的顽强抵抗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对于在此阻碍每一个进步的种种危险，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而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表面上合情合理的东西是多么容易转向它的相反面，因此，对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仍然会感到非常不安。但是，如果事情不是这么安排的，那么生活便会失去它的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在使我们的生活从内在得到强化，只有当它从紧张

的冲突中排除障碍达到新的境界时，才能使意义变得更加深远。当我们意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精神生活远远没有实现其根本特性，也没有明确地规定出其主要发展路线，而是被各种各样的困扰纠缠时，我们坚持提高精神经验水平便变得更加有必要了，对于这一点，如果不是对精神进步的无限期望，仅靠一点点热情是根本没法达到的。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区分历史已经以希腊和基督之名为我们做了概括的两种生活类型。希腊文化认为，精神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呈现在人的经验中的高级禀赋。因此，生活的唯一任务便是努力发展这一移植于人身上的神圣才能，并且保护它免遭一切袭击，并把它充分地发掘出来。若是照这种观点来看，整个内在生活

的运动便消失了，而且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可能性也是不复存在的。此外，这样的自发展示缺乏鼓舞世界的有效手段，最后也只能归于失败，基督教的生活类型起源于人类内心生活的各种疑问，尤其是源于道德意识的困惑，根据这一观点，正是精神世界内在与人的生活运动这一点给了个体生活和人类生活真正的历史意义。这样一种更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困难和不幸的态度，人们不再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开它们，而是离它们越远越好。

我们的生活内部有如此难以触及的深处，这些深处向我们显示出来的时候，是隐密的，不是自明的：经验必须提供有效的证明。而证明，是由在人类集体生活和个体心灵深处发展的世界本身的历史所提供的。无论是宗教、伦理，还是我们全部

的生活文化，要想证明一种成功的精神力量的出现，它是不同于为生活奠定基础或者努力维护这些基础的精神性的。从一开始，宗教便是一种生活的结构与本质的组成部分，它承认并且肯定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于人类的内心之中，而鼓励和失去这种精神性发展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人类并分有它的永恒活力。只不过，相对来说宗教是又更进一步、更明确的表现。因为，宗教的职能不仅要把对大全的认识注入到人生的劳动和生活之中，而且它还要通过直接的神交体认大全，从而为人类打开一种更加深刻、更有幸福感的生活的源泉。于是，世界便出现了不止一种极为独特的宗教，由此来实现对世界的完全超越。我们可以说，这种存在相对其他的方式更高级，我们是很难达到的，虽然我们

可能在生活中越来越忠实地表现其真理，并且更愿意通过艺术而不是思想的中介。但是，这一点至少是非常确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特殊宗教的水平之上，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更为新奇的生活，它是远远超越了纯粹个体的所有。

在宗教上适用的，在道德上同样也适用。在这里，与一切个体的任何变化毫无关系，但是它在生活的内在上实现了提高。当然，它与其他领域里的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道德必定在一开始就会从各个方面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没有对我们的何种利益使我们免除对精神道德化的需要做出规定，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我们自己的生活，承认它是中心，甚至我们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它身上，围着它转。事实上，有一种明确的抉

择指引着我们在迷宫般的生活里行走，而且它会时常在某一个转弯的路口像灯塔一样等着我们。但是，随着生活中的困难，不仅使外界的某些事物发生变化，而且也可能动摇我们心灵的内在信念。因此，如果不想让道德停滞不前的话，它就必须重新调整自身的方向，必须深入到心灵深处去发现一种新的东西，加强其内在的生活，从而来支持它的整个运动，指导它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达到一种新的突破。除此之外，我们没法证明和确认我们个人的价值，我们认为，那就是精神禀赋本身，是我们不能轻易抛弃的价值。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灵忠实地拥护精神生活、反对那些令人反感的造作时，人的禀赋才能变成不仅仅是被动的态度或者仅是单纯的劳动状态，而是成为一种完整的行

动。这样的道德，从内在性上显得更为纯粹和高贵，从而可以确保它在整个生活中保持特殊的地位和更大的作用。

于是，通过冲突和使冲突逐渐消失的精神生活获得胜利，精神的全部生活得以深化加强和逐步更新。如果离开了这种生活的深化，那精神在它被普通人占有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保存它本来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的。由于这种生命力得到了深化和加强，因此它对障碍与困难的看法便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不能错误地把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看成我们精神境界得以提高的条件，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障碍和不幸根本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优点，不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精神收益，只有那些活力才具有改造和提高生活的力量，而在面对不幸时，所做出的犹豫不决和多愁善

感的表现完全是没有积极的信号。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把那种得意的精神性和好斗的精神性分隔开来，也不要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作为一种基本预设的精神性分隔开。如果割裂这些联系，那么就很可能使我们对它热切塑造世界的力量丧失信心，所以我们把它压低到仅仅是一种主观情感的地位。而且，其实在这些联系着的系统里，得意的成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它能充分肯定表现精神生活所不可少的独立和自足。毫无疑问，我们一生中所从事的工作不会是毫无价值的，其最有意义的不仅仅是我们从事的各种活动本身，而是由此而获得的精神生活的满足，这才是最可宝贵的。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前面所提到的有关宇宙是整体的各种信念的影响，

不过，因其与社会生活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便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忽略不掉的要求。正是我们的精神能力赋予了人际关系以某种独特性，我们的公民和社会生活实际上只是这一能力的展开和表现。这种生活必须包括很多种人的类型和状况：首先必须是当下人类的生活。

我们必须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现实，甚至有必要接受理性与必然性的妥协，以及在本质上精神性与纯粹自然性的相互混合。因此，只要我们坚持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坚持它对纯粹自然秩序的更大超越，我们就必须努力实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它摆脱掉了很多必然性的压力，特别地体现和珍视独立精神。这样一个构想美好的社会必将与时间之趋势相反，它是向一切永恒的目标而前进的。与

其他各种纯粹的权宜要求相反，它会支持那些真正精神上的需要，并有可能取代纯粹自然的兴趣，体现精神生活的力量——简而言之，它将尽可能地在人类面前保持、坚守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甚至会以死来捍卫它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一种更为融洽、相互适应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努力，那么人类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必然会减少甚至消失。而剩下的，将是一种与人的杂质混在一起的精神因素，如果它被承认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答案，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必将降低人类的生活质量。

虽然人类有着很伟大辉煌的成就，但是，着眼于现时代世界，那些深感不满的焦躁情绪势必会造成自由精神伙伴关系纽带的断裂。之前，基督教会曾经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代表了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不适应今天人类的精神状况要求。首先，基督教的两大分支已经显示不能满足如今宗教意识的独特需要。罗马的天主教仍然固守着中世纪时期的立场：它的权威性已经受到了挑战，由大众的眼光来看，它甚至变得越来越有压迫性，而其自身也变得越来越狭隘，如果它比较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变得一团糟。新的教会有其独特的优点，它以自由为立足之点，以人格为活动的根据。但是，它也有更大的不足之处，由于它极少关心精神生活的组织，极少关心精神世界的形成，因此，它面临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变质为对纯粹主观的个性的刺激，从而毫无希望地逐渐消失在空洞无聊之中。此外，我们需

要了解并记住，在接近中世纪的时候，生活的范围极大地扩展，人类没法给自己的生活寻找到一个比宗教所提供的更进步的基础。因为，不管是宗教是生活最本质的基础这一观点有多正确，它也只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在真正独立的精神性的深处才能如此，而且，宗教的伙伴关系必须以这种精神性为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从精神上对宗教做出更大的探寻，使其完全植根于精神生活中。如果我们想恢复生活的真正意义，就必须这么做。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成功是需要先将其他问题解决掉。首先一点，我们必须把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从乱糟糟的生活中明确地区分出来，使人们非常容易地意识到这些特征。不过，我们在

这里不可能无比详细地列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我们能做的只是提炼出召唤我们向前的崇高目标。我们越是接近它，便越可能想象到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图景，越有办法消除麻烦和不幸的危害，同时也可以阻止它夺走我们生活的意义。

总 结

在一开始，我们便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作为主要的讨论主题，在接下来我们为此做总结时，自然也必须回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是否曾发现过某一种终极的统一性，它比所有的差异更为深刻，只要一提到它，便给我们所有利益打了明显的标记，并处处发掘显示出独特的问题与义务的统一性？我们是

否能够非常满意地仅仅停留在已经得出的结论上呢？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只是从知之甚少的外部世界出发去探寻，那么，这些问题是根本没法回答的。只有当人类生活去努力探究它自己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寻找到答案。真正有意义的启示是只能从生活本身的教导和经验中得来，而不可能从外部得来的。有一个事实确实产生了肯定的结果，它揭示了实在的一个新深度，它不可能属于纯粹自然存在的人。由于我们认识到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所以我们获得了不少对宇宙精神自我实现的洞见，对那个隐藏得更深，支撑着整个生活并给它以个人特征的基础的一种认识。这个进步不仅仅不是既定存在秩序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它在某些非常方面的发展。恰恰相反，它是

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来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的生活在达到精神的直接性时，便发现了一切实在的真正源泉。

但是，还有一个真理与这一新的真正的实在的揭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我们人类的范围内，这一实在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个平静和保险的发展过程，而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要与实在社会那些既定的秩序公开地决裂：它要求一种从根本上的彻底的改造。因为旧秩序所包含的这些精神性因素缺乏足够的确定性和活力，并且，它与许多在性质上异己的东西相互混杂在一起，而精神生活则能够实现其本身。同时，它能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它与精神世界在本质上的特殊关系，只是它必须摆脱这种异己的混合，对它要采取直接对立的态度，并且从它的独立立场出发，

为它自己发展一种特殊的自我表现形式。这种改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以持续不断的重复来完成。显而易见，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必定不是美好的享受，而是要一直不停地运动，甚至是折腾。事实上，从长久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人类的一切精神生活必定总是蕴含着某些斗争的因素。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我们人类的生活会不会因这种决裂对立而变得枯竭？它是不是可以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它能够做得其实很多。它产生并且发展了一种值得称道的精神内容，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向我们明确地展示，由此返回个人生活的自我直接性时我们不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态度改变，而且触及了实在的一个深刻源泉，从而在某些本质的方面

改变了人类关于世界的总体构想。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精神的内容是不可能产生于人类主体的，也不可能产生于与它对立的世界，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于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它要求世界与主体都被混杂于复杂的生活中，只有当这种生活在我们的经验中发生作用，在其中实现它自己，从中发现它自己发展的中介时，生活才能为自己赢得充实的内容。反过来说，只要生活有了足够丰富的内容，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证明一种来源于大全的生活，一种由内而外发展的宇宙生活。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生活其实已经分享了这些精神力量，并从它们那里获得各种各样的灵感。在我们人类进行努力的许多主要领域里，比如在真、善、美的领域，其实在精神内容上都有极大的增长；而且，在我们生活

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增长。

但是，由于我们时常习惯于孤立地看待各种事实，而不是把它们联系起来，因此便不能正确地对待它们。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一如对精神生活独立性的认识使我们可能做到异样，便能看出在它们中间所展出实在的特征。我们从中也可以察觉到一个协调而完善的精神世界的逐渐建立。无论如何，这对于从本质上提高大全的重要地位有着极大的帮助，而它在生活的所有活动前设置的一切差异，都必须根据它被认为要去展现的大全来看待：它必须成为内在的、有生命力的和协调一致的。

事实上，就算我们不求助于大全，而是沿着某些特定的路线来进行，其实我们

也可以获得足够大的成效。如果从生活的各种不同，并且从个体出发去看的话，其实它们都遵守某些特有的规律。

因此，我们便需要按照因果定律和逻辑定律来思考。

但是，因果或逻辑性都不可能给予知识生气勃勃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对它的完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当对真理的追求是在某个有生机的精神整体中进行时，二者才会相互作用，并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前进，这时候，这种更丰富的知识才是可能的。因此，无论是希腊思想，还是现代思想，它们都远远胜过任何形式的、抽象的纯粹思考，它的突出特征应该归因于它由之产生的全面的生活。

如果从基本的精神兴趣追溯到它们由之发展出来的自主生活，那它会带来什么

结果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结果是非常明朗的，即那些精神兴趣更清楚、更明确地界定其自身，而且还可能会更加果断地把自己与那些可能歪曲贬损自己的纯粹自然的东西区别开来，并且会认识到，彼此是合作者——是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合作者。

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把宗教看做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或者把宗教看做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这二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因此，这些兴趣要从它们的源泉，即整个精神生活中发展出来，就特别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想来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对这一理想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和检验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持续不断地推动它前进，并开启它所蕴含的一切能动性。但是，我们还要明白一

点，这可绝对不是把某种异己的东西强加在人身上，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向他指出其真正的生活所在。也正是当他把精神生活看做他自己生活的全部时，他才会意识到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它既是无限的，又是他自己真正的自我。

因此，生活的兴趣不是单一的，而是针对不同方面的——既对世界，又对其自身。它正是在寻找和实现自己在斗争中超越了对立，一方面涉及与冷酷异己的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对一个狭隘腐败的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空洞的主观性与枯燥的客观性之间的对立也被超越了，这是因为，凡是属于生活的内容，它同样也属于自我。那种由此而内在地同化了宇宙的生活，一定会在其平时的人际关系中多方面地突出表现出来，而对它的详

细描述则势必会再分为许多部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承认道德的独立性，那么，真正的精神生活要充分表现其独立自主的能力是如何的不可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是根本没法离开宗教的。因为，只有宗教才可以使它更为恰当地确认有限的生活从无限中获得支持，以及克服由这种依赖产生的各种对立的力量。

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艺术的贡献对精神生活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科学的贡献不可少，是因为只有通过严密推理的筛选和澄清，精神才能使其自身永远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水平；其次，艺术的贡献不可少，是因为任何新的理想，只有借助于想象和艺术的形式表现，才能引导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尽管如此，但也不是说生活就是或有可能成为不同领域的集合

体，事实上，在它们背后支持其发展的，是大全的基本的生活，一旦离开了这一生活，它们便会马上表现出这样的趋势：丧失掉它们的精神内容，沦为世俗精神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着不计其数的例子。

问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真正的精神性的展现，或者说是世界的内在性的展现，这种内在性是属于事物自身的，而不是仅由某个邻近的主体融入到它们中间去。直接分享宇宙的内在生活，并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去推动，正是这种可能性，给了生活以稳定、自发和崇高性，用一种内在的欢快去鼓舞它。只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无可怀疑的。

这个论断不仅对整个人类成立，而且对组成人类的个体同样也是成立的。二者

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生存的事实，而在于它们之中正在发生或者至少可能发生的运动。在此，无论对个体还是对人类而言，承认渺小正是走向崇高之中和。如果仅仅只是迷恋于感官世界的需要，那么人类的生活就根本不值得一过。如果我们人类的幸福是指满足的话，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全部工作而离我们更近一点，相反，它会比以前更远。至于我们把杂乱的生活改造成井然有序的理性世界，这其实不过是一种狂热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在我们生活中进行着一种运动所提供的希望，远远超出了任何单纯物质繁荣的全部价值。

一个超越了时间限制的新世界，源自于我们人类自身生活的世界之门打开了。人类可以参与宇宙的一切运动来改造它，并使它适应于自己领域的要求。与他的时

代的传统道德截然不同，他能表现出一种协调的、自由发展的精神生活，从而给他自己的生活以内容，并在他自己与宇宙之间锻造无形的连环。任何与此有关的东西，任何作为这样一种努力的对象的东西，都永远不会丧失。的确，它也许看上去是消失了，但是，作为永恒秩序的组成部分，它是永远不会真正消失的。

也不应该把个体看成只是一个副产品，更不必要求他完全被绝对的生活所淹没，因为，正是因为他，才会有有一种非派生的自足的生活首次出现。他之所以有权利称自己为人，也正是因为他直接地参与了大全的生活。正是在把我们的现实生活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并由此遵循着他自己设计好的特定的路线发展的过程中，他才获得了精神个体的尊严。一种淹

没在诸如以密切的精神联系联结在一起的任务之中的生活，是不可能呈现出沉着有力的进步，但是，总是要求有重大的进展，无论其外部过程可能多么平静，它仍涉及一个重大决策。这个选择当然不是在瞬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用整个一生的努力去完成。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生活的稳定和自足就变得无可动摇了。外界的障碍和灾难剥夺不了我们的精神本性的崇高任务，也就是说，在我们特定的岗位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和推进理性的世界。在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没有人能够夺走它。虽然环境有可能反对他，但是却不可能将他压倒，因为他有另一个世界可与感官世界相抗衡。另外，在他的生活中会有一个甚至多个比较大的危机在等着他，所以，这一向

精神的转折，以及与之相随的转向内部的需要，便作为一种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的可能性出现在他面前。站在一种崇高的立场上来看，就可能会认为拒绝这种可能性的生活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的生活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想方设法赢得它，而它也很乐意被我们所赢得。

如果用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人类生活在精神内容上肯定会显得极不完善和贫乏。不过，虽然我们从它那里获得不了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那些微小的收获仍然比流行的概念让我们获益更多，因为，至少我们获准进入一个真理与实体的世界。如果有人对不完善表示反对和质疑，那我们就可

以直接质问他，究竟根据什么来断言我们人类的生存必须是完善的。在所有一切质疑中，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空洞表面的游戏，而是在它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这运动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完全能够预测出它的方向。这应该也能够满足我们。如果我们要用几句话来概括生活，恐怕很难比路德的描述说得更好：“不存在任何完美的成就，一切都在创造之中。我们看不到终点，而只看到走向终点的道路。光辉的顶点尚未到达，细致入微的改进还在继续。”

应用于现代生活

本书一直试图与现时代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地思考和探求生活的意

义与价值问题。因此，现在我们先不妨问一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或者答案，是否能满足现代社会特有的要求，或者说，我们种种尝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不可否认，我们所知晓的真理在三个主要方面可以证明是适用于现代生活的。

第一，它会使我们对平庸的现实生活提出不满；其次，它也会帮助我们 from 杂乱的社会生活中画出某些较为清晰的界线；最后，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使我们能够重新凝聚足够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再更为仔细地考察一番，看看这些划分是怎样被证明是有效的。

首先，我们只要可以拥有能使一种更加广阔的生活展现出来的土壤，那么我们的生活便获得了实在的意义与价值，这种

确信（也就是我们对真正精神的文化与纯粹人本主义的文化之间需要不断进行斗争的认识），使我们绝对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它在现今思想中占有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它所有的变化在较为对立的影响下反而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也遗憾地暴露出其根本没有丝毫的价值。想想吧，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很明了，我们看到了一片纷乱错杂，看到了我们无休止地奔波追逐，甚至不顾尊严虚伪地抬高自己，自负而强烈地推行着自己的主张，对其他人的要求大加干涉甚至反对；我们已经迷失了，本来无比简单的生活却被异己而非自己的兴趣所占据，这可真是毫无意义。我们内在的动机变得荡然无存，连纯粹的热情和真诚的爱也没有了，虽然有一些夸张而不切实际的理论和实实在在的工作，可

是那又有什么呢？人们带着他自己的喜恶，伪装成善与恶、真与假的最高仲裁者，因此，努力的主要目标是赢得社会的赞赏与尊重，说白了，其实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可真可悲！所有的这一切，无论它如何美化其对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如何受理想情感的指导，但是，仍然掩盖不了它内在的虚伪，以及让人无比反感的不实在，这样，注定是一种精神的无力和空洞。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空洞和虚伪呢？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由于我们把注意力和努力都局限在个体身上，甚至有时候会指望某处缺乏的东西在另外的地方得到补偿。如果我们一直以这种极为有限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便会时常希望在整个文明喜剧背后有一种

真正的生活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在某个特别的地方存在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过，如果当我们普遍提出该问题时，就说明不再给生命一个精神基础，是承认纯粹人本主义文化对整个领域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而且，这一文化根本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生存的空洞和虚幻。于是，问题就来了，对于我们每一个思考者，都将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非此即彼的选择。也许在纯粹人本主义文化之外，还有某种更高的文化形式，也或者，生活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我们一旦普遍地提出问题，便立刻排除了第三种选择。

那些和我们有着同样看法的人认为，人类活动的范围中有控制流逝的瞬间力量，他可绝不会同意否定的结论，也就是

说他把时代看成人本主义文化的简单体现。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快就将发现，这种在我们中间发挥作用的真正的精神性，竟然可悲地与人本主义文化纠缠在了一起，甚至最后会弄得一团糟，而且也会由这种发现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试图使精神摆脱这种混杂的状态，有效地表现它天生的独立性。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便可以知晓，创造性精神生活的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它应当在现代条件所提供的新的基础上，把它的种种力量凝聚起来。否则，它便不可能如鱼得水地控制和调整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活动，并抵消它抹煞差别的影响。

精神文化和人类普通生活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时候，它们是一种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而有的

时候，却是一种理解与合作的友好关系。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某些不适当，或者不可靠甚至混乱时，精神文化会占绝对的优势。此时，精神生活若想顺利发展，就必须与现实的某些情况决裂，它必须以其更加强大的立场来站稳。我们可以从古代斯多葛哲学的兴起，来看这种性质的运动，那就是基督教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形式形成了一个类似的运动。而在现代社会初期，启蒙运动却是以一种更加自觉而审慎的态度去追求同样的目标。在整个社会中的类似时期，生活在其一切表现形式中都成了问题，很多看似正确的真理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严格的检验甚至筛选。在越来越多质疑中，它便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它的眼界狭隘，以及排他的危险性。但是，尽管有所

有这些危险，这些关键时期越是迫切地需要激励和强化的工作。而当一个时代对其基本的精神信念感到很有把握时，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它主要的任务一定是要发展和实现这些信念，为了信念得以实现，它也必定会更加努力地鼓励所有和它相一致的东西。同时，它也要使这一信念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因为这样它才会更加强大。没错，通常这样的时期它总会在表象上呈现出一种非常友好的样子。看起来理性似乎统治着现实，生活似乎比较稳定地向上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对立似乎在一种包罗万象的统一中被完全超越了，这是有事实依据的，我们只要看看文艺复兴时期便可了然。当然，我们自己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早期亦是如此。

但是，尽管这些统一的时期所负载的

精神活动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却没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将它们召唤回来，我们只能以事物本来的发展去对待它们。当然，这本来也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出生在哪个时代，我们是绝无可能改变的，这是已经定了的。若是按照现在的糟糕状况（即我们的精神一片混乱，而且根本没有可靠的精神基础），那么我们的精神生活必须退回它自身。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需要批判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与启蒙运动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它与该运动的共同之处还是远远地超出了与古典时期人本主义的共同之处。要想发展这种方法的可靠道路，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一种现实且独立的精神性。因为，正是它使我们能够把精神的内容与价值，同单纯

的人类生存区别开来，而且可以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接下来我们得出的结论对整个生存状况进行生动且富有意义的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筛选、剔除，另一方面要促进和强化。正如启蒙运动让一切都经受了理性的检验一样。我们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现存状况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一种精神内容，并且构成了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当然，这一批判性的工作也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和个体，它必须像空气一样渗入到人类的全部生活中去，渗入其所有各种不同的部分。不过，我们看到，它倒是特别适合那些直接关注整个生活的部门，比如哲学与宗教、教育与艺术。在这些领域的各个部门里，共同的任務以某种相应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一旦确信了基本的需要是要详细阐述上述的根本对立，而且，若是从更加广泛的方面来说，在遇到混乱时画出明确的界线，我们势必更加坚定地抑制任何缓和和对立，并试图马上解决问题的努力，要想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先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基础。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元论，因为它认为不需要任何的分离就可以达到它所需要的统一，我们反对现代整个泛神论的倾向，它的模糊的唯情论只能掩盖更大的对立，而根本不会超越它们。当然，我们更加反对一种浪漫主义，它把生活分解为梦幻般的沉思和消极的放纵，这就降低了它的道德力量，不仅无法达到它曾经想要达到的精神高度，反而极有可能以一种精致的纵欲而告终。最后，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坚决反

对轻率地把人格用作口号和医治一切时代邪恶的所谓的灵丹妙药的不正常倾向，因为众所周知，首先人格需要赋予其一个充实的内容（至少在表面上），以及一个更加广泛的背景，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事实上，我们一直坚持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明确地划分出各种各样的界线，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对个体做出区分，可以根据他们是否认识到存在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的有机联系，来确定他们是属于哪个群体的。如果不在这样的世界，那么，个体便根本不具备自身独立价值的内在生活。他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和任务。他不过只是现实环境的产物，而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仍然使用“人格”和“个性”这类词语，那它们无非也只是一些空洞的言词，根本

没有任何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与“否”之间是无法达成妥协的，它们只能是对立的。当我们对“是”达成一致时，那个时候——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能确定这样的差别仍可保留。对人、对观念亦是如此：对原则问题做不妥协的划分，是生活健康发展的极为必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若要划分必须以联合作为其对立面，也就是说那些承认一切纯粹人本主义文化的不足，超越它而抵达没有被人知的目标的成分的联合。事实上，生活必须有一个让大家都能认可的方式，和一种只有通过对它多方面地进行综合才能给予它的特征。生活扩展的速度极快，而我们那些传统的综合已经根本不够用了。当然，如果根据

某些个人的意见，它们也许仍然留有地盘，但是，它们已经不再是精神劳动的指导力量，那些来自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新鲜事物不可阻挡地增加，从各个方面打破了内在的统一，各种各样的影响为支配我们的精神努力而竞争。也许，我们再也不可能有像从前所能提供的那样单纯简洁的综合。因此，我们若想获得真正的、更大的满足和快乐，那么就必须从生活真正本质中寻找、发现一种新的综合，条件是它必须在生活自身的劳动中与环境达成妥协。如果我们想要让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综合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很难看得出来，除了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之外，从其他任何立场出发如何可能达到这种综合。事实上，在生活的其他地方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创造性生产的原始的、自发的

源泉；而若是没有这样一个源泉，那么综合又怎么可能充满活力，给人以激励呢？

当今的这个时代，要求我们都要更加明白和简单地看待事物，不过，这并不是说要单调乏味，甚至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去看待事物，而是指以一种源自我们内心的自发性。这出自两个方面，一种是我们文化的本性，一种是我们人类的经验。经过那么多努力的收集、编纂、研究和重构，我们的整个文化变得乱糟糟的。它把伟大、渺小、生机勃勃与死气沉沉混到了一起。它没办法区分短暂与永恒，不能在那无限的历史遗产中去发现简单的指导原则，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把我们的努力引向一个较为确定的目标。

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简单化其实也是同样需要的。那些陈旧的贵族式社会

生活结构如果未被废弃，那它必定也正处于被慢慢毁坏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不再满足于让文化在一个排外的圈子里发展成熟，在那里只有它能更加周到地对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进行乞丐式的施舍。现在社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要求“所有具有人的外表者”直接而充分地参与精神劳动，同时分享精神的财富。当然，未来那些更加广泛的经验是不是会宣布这种要求达不到，并把社会建立在另外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这是以后要考虑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入这一民主趋势。而且，在它中间还包含着一个看得见的危险——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运动表现出冷漠的旁观，甚至无动于衷，如此持续，必将成为空洞、否定的牺牲品，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判断文化的真实状况，

因此，这就很容易全盘否定甚至抛弃它。据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找到简单的指导路线，来恢复我们的团结精神，使我们能把生活的问题看成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不过，我们刚才所说的简单性是不能去既定的世界里寻找的，只有内在超越既定的一切并采取一种更加独立的精神性的立场，我们才可能得到它。只有这样，简单的才能同时也是伟大的；也只有这样，它才能是宇宙中新的尝试的可靠表现，使我们在精神上更加深信这种深度。事实上，早期基督教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而更新，甚至改变了世界。反之，只有凭借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才能获得精神的支柱，战胜非更改的混乱状况。

另外，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

所处的时代存在许多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越是多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我们便越感到清楚，为了使它们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必须像前面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求助于一种独立的精神性，一种形成其自己的世界的精神生活。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指出我们自己时代的特殊状况即可。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争端的时代（事实上，又有哪个时代不是呢），它的重要意义很难否认，对于那些想从生活中赢得意义的人们来说，毫无疑问这这也是一个充满无限机会的时代。